

年

卷

期

9

10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IX No. 10 (114)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一四號)



第九卷 第十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 五種預約

十四年陽曆三月底截止

別下齋叢書並涉開梓舊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四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藏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版現極罕見兩種裝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朗悅目印數祇限五百購請從速

佚存叢書

全書三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七元

是書為日本天澤山人所輯成於寬政十有一年正當前清嘉慶初年距今百有餘載書極難得所輯凡十八種多我國已佚之本館館寬得初印原版用付石印印數亦以五百部為限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全書十册 十四年六月出版 預約價(夾頁紙)十一元

嘉興汲叔未先生為考古專家兼長書法是編自鐘鼎彝器泉幣履印甄甃瓦當下至文房玩物凡為清儀閣所藏有文字者均經先生手拓附以考訂所加題識亦係真蹟今據原拓影印悉存真面不愧藝林鴻寶

翁常熟日記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五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三十元

常熟相國早歲登第兩任帝師歷掌樞要在朝四十餘年國家多故公以一身支柱其間所見所聞悉載日記記成咸豐戊午迄光緒甲辰要聞秘事不可勝紀樣本摘錄九葉可以窺見一斑全書皆公手蹟足為臨池之助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十四年六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六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真曲久有心得合編是書凡分四集小眼寶白一詳載鑼段笛色無不注明崑曲家俞粟廬先生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寶白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檢演雅俗樂宜許為曲譜空前之作

各書郵費包費詳載本中 並辦法分次兩有另價預約諸曲及日記

## 樣本

索閱前二種者  
每種請附郵票  
三分後三種每  
種附郵票六分

### 合購五種

### 預約價

內別下齋佚存曲譜三種連史紙  
印本者分購價八十一元今減為七十二元毛  
邊紙印本者分購價七十二元今減為六十四元均一次交足



費曉樓仕女



“小學生”

Drouais作

# 書考參之備必用日

編補備添應尤 君諸編正有購

## ▼商務印書館出版 日用百科全書補編

### 發售預約

布面一巨册  
一千九百頁  
定價四元  
預約二元四角  
四月底截止  
五月出書  
郵費國內二角二分  
合購正編補編祇收六元  
(正編二册定價六元)

本書自正編發行後，已重版十餘次，頗受社會稱許，惟有用之材料應行加入者尙多，特分類增補，名曰日用百科全書補編，計約二百餘萬言。

本書內容仍照正編例，分爲四十四編，惟子目略有增改，以期應用便利。

增補之材料均爲日用必要之常識，及最近發生之事物，例如史地兩類，詳述戰後歐洲列國之新形勢，及新興諸國小史，社會教育類，注重圖書館及新聞事業，文學類加入許多新舊文學上之參考資料，交通類增列道路航空及電車汽車，他如氣象常識，無線電報，延壽新術，遊藝問題，新家庭概要，影戲作法……等，均已收入本編矣。

樣本 承索請分  
郵票三分



# 小說世界目錄

第九卷  
第十期

封面  
與  
插圖

亞利桑那之技工

費曉樓仕女——小學生

瘋了

□世界小話

克魯伊洛夫寓言

金壙股票

□秘密博士

□野人記

寒玉

唐小圃

林琴南

敏芝

天游

育文齋藏書





盜賊與文學家 ..... 吳韻清

□道爾敦制 ..... 雲根

### 徵文揭曉

今後的我 ..... 第十五號

摸鍋 ..... 第十六號

美利堅略說 ..... 陳寒玉

玻璃上刻花紋的方法 ..... 森林

對照的夢 ..... 茗狂

□世界小話 ..... 寒玉

□英倫縊屍記 ..... 南海馮六





彼患咳嗽吐痰及至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始獲全愈山西絳州人和長藥局總經理賈仰星先生者亦千萬患痰咳症治愈者之一份子也賈君之證書如左云

鄙人前數年因精求醫道日夜誦讀藥書操勞過度日久成疾於民國十二年八月自覺四肢無力渾身軟弱每在夜間十二時必有咳嗽痰喘不已早間六時還有頭昏眼黑之疾渾身必出虛汗飲食大減面色黃瘦曾倩名醫診治終無效驗即購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未及六瓶各

病大有轉機於是耐心連服漸見全愈今已身體強壯此誠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有起死回生之功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療治賈君咳嗽痰喘如此神奇者乃因調補其血液故也蓋無論男女其致疾之由大半皆因血薄氣衰血液無力有以致之也閣下如服用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品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調補血氣即能療治 血薄氣衰 少年斲傷 胃不消化 瘋濕骨痛 腎尻酸楚 筋系刺痛 腰背疼痛以及諸

虛百損等症即婦女經水不調婦科疾病無論令堂或尊



賈仰星先生玉照

夫人即令愛等患有婦女各症均可服用以治之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 家庭衛生小書奉送

敝局印有精美小書對於男女及小孩衛生要道備極周

詳如欲索取即需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送可也



# 瘋了

西神

易八士瘋了。易八士竟發瘋了。

這兩句話差不多成了一種普通酬應的說話。彼此在路  
上見了面。總是把這兩句話互相問答。那麼易八士究竟  
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爲什麼大家又把他發瘋的事情。當  
作一件嶄新的新聞呢。原來易八士也不過是一個平民  
百姓。但是他的發瘋。是受了這幾個月內兩次戰爭的影  
響。他的發瘋。間接受兵士的賜。直接還是受土匪的賜。他  
本來是一個小康式的土富。現在却一貧如洗了。他又那  
得不發瘋呢。

易八士的致富。是不容易的。他一生只做了金錢的。隸。  
可憐他自從有了知識以來。對於一切肉體上的快樂。精

神上的供養。連夢都沒有做過。不要說身歷其境了。至於  
五陵裘馬。六朝金粉。以及飲食服御之好。金玉錦繡之富。  
他思路之中。從來沒有讓他佔據過一刻一分一秒鐘的  
時間。他心目之中。只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那花花綠綠  
像畫圖般的鈔票。不是也可以當錢用的麼。然而在他眼  
中估量起來。覺著這是危險極了。要是碰到水災。咧。火災  
咧。以及種種的意外不幸之事。咧。那比秋雲更薄的一張  
紙。禁得起幾度的摧殘。人家略費吹灰之力。這鈔票便蕩  
爲塵沙。散落於無何有之鄉。就算傲天之倖。從來沒有碰  
到這般的危險。然而那引銀行倒閉了。這家銀行攔淺了  
那種鈔票市面上停收了。一年之中。也不知要經過多少

回。等到事情不幸發生之後。藏了這許多的鈔票。有什麼用處。把他揩抹桌子。不及抹布的耐久。把他作薪柴燒飯吃罷。一頓飯的代價。似乎比了帝皇上方玉食。還要來得貴些。有人說廢物利用。可以當他草紙。作為拭穢之用。易八士又是孔教會的教徒。惜字會的會員。他想要是這樣。罪過極了。包管死了要墮入泥犁地獄。罰他三世不會識字。那還了得。所以他再三斟酌。覺著這也不好。那也不妥。惟一的萬全政策。惟有換了現洋。一包一包的收藏家內。他經過長時間的試驗。費了幾十年的心血。一絲一縷。都用了九牛縛虎的全力。可以省儉的儘量的省儉。可以積蓄的儘量的積蓄。自己呢。心如枯木。除了一念金錢。其餘萬想皆空。實做了我佛的不動心。這樣的辛苦了一世。兩隻皮箱之內。居然積聚了二萬七千一百五十塊的大洋。個個都是親手揀選的。一律是袁世凱造像的龍洋。爲什麼呢。鷹洋容易作偽。而且不如龍洋的新而好看。夜闌人定之時。口中念念有詞。開了那兩隻皮箱。都是五十塊一

包的整封的龍洋。精光四射。寶氣燭天。摩挲了一回。自有一種描寫不出的樂趣。一包一包的檢點過了。今天如此。明天也是如此。要是稍有疑惑。或是成色有異。或是在手中掂播起來。覺著分量似乎輕了一些。便把這塊龍洋。放在戲子之中。細細的秤了一下。方纔歸入原封。重行安置於皮箱之內。這二萬七千一百五十塊錢。五五廿五。四五四得廿三十五。一總共有五百四十三包。一個月之中。至少要周而復始的檢點過幾回。差不多每塊龍洋。經他一再。再而三的撫摩潤澤。都和古董家得了一件漢玉。或是銅鐵古玩。隨身攜帶。鎮日揩磨。輝燦的放出一種寶光。一般無二。這便是易八士致富的原因。也是易八士一生的成績。他是何等的慘淡而經營啊。

易八士一年的收入。除了幾畝薄田以外。並沒有別項的副業。他又文不能握管。武不能放槍。天然生就一種田舍奴的資格。因此除了終年和幾個佃戶打交道以外。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也沒有別的收入。可以列入他的預算表。

所以他的二萬七千一百五十塊的儲蓄。確已費盡心血。把腦汁都絞乾了。纔得有此成績。既然得之不易。自然越發把他珍寶貴重。這也難怪易八士如此。然而利害兩字。是互相乘除消長的。有利於此。必有害於彼。易八士辛苦了一世。纔積得了此數。可是爲了這區區的成績品。也不知和人鬥過幾回口舌。打過幾回官私。再進一步說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吃了易八士的虧。他們的血痕淚影。兀自深深的留在易八士寶藏的銀圓之上。因此妒忌易八士的也有。咒詛易八士的也有。更有心懷報復。想借著一件事。來洩忿的。無奈易八士守身如玉。除了貪財兩字之外。簡直可稱得與木石居。與鹿豕游。也沒有甚麼把柄。落在他人之手。因此如箭光陰。催人老去。一轉眼之間。易八士也已四五十歲。儘有人喚他做老丈老伯。在鄉里之中。差不多也算是一位老前輩了。

易八士子然一身。那位糟糠之妻。在十年之前。早已別了易八士而去。人家說糟糠之妻。是虛有其名。易八士却名

副其實。可憐八士的夫人。實在是過了一世的苦日子。一直苦到老死。若是嫁得黔婁。爲環境所逼。這也無可奈何。只好樂天知命。偏偏易八士又是個不出名的富翁。家中兩隻皮箱之內。放着鎮封不動的洋錢。連看都不許她看。有時她正眼對藏洋錢的一闕。好像要被她看去成色似的。易八士便兩眼一睜。正言厲色的請她退出寶窟。八士夫人氣得什麼似的。她有了這樣的家產。每天的飯菜。只有黃豆一味。並不是專吃黃豆。早上吃的是一塊豆腐乾。正午吃的是一碗豆腐。晚上吃的是一方腐乳。始終逃不了黃豆的原料。論理易八士的家庭。完全是舊式的。那麼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烹飪等事。自然是八士夫人中饋之職。那知八士爲着經濟的辦法。入廚調羹。也是他日課的一種。他把一團棉花。浸在油罈之內。等到煎豆腐時。先把鍋子燒熱了。把那個油棉花團。在鍋子的中心一撒。聽着孜孜的一種聲音。連忙把棉花團取出。恐怕多燒了。要多費了他的油。這樣的煎豆腐。他的夫人如何下口。然而八

士已算是一樣特製的菜蔬。兀自不肯天天常備。三天之中。兩天是燉的。抽出一天特別煎製。彷彿同裁縫店中。剃頭舖內。供給一般司務學徒當輩的一般。在八士看起來。儘够他的夫人屠門大嚼了。夜間吃腐乳時。要是八士的夫人。多下了一筷。或是筷頭上的容量。稍爲大了一些。八士便要囉囉囁囁的說上一大片。甚麼物力艱難。甚麼粒粒辛苦。似水瓶中拔去了塞子一般。滔滔的說個不斷。八士夫人聽得耳中生翳。眼內發火。便索性賭氣不吃。直著了喉嚨。淡吃了一頓。人家說寒儒食料。前生注定黃蘗三百瓿。她簡直連黃蘗的福分。都沒有咧。因此不到中年。早把易八士那位如花如玉的夫人。折磨到如黃臉婆子一般。含冤入地。鬱鬱埋香。論不定她在九原之下。還要學秋墳鬼唱。哭訴遇人不淑呢。然而八士談到他夫人。却也有。一椿很感激她的。是什麼呢。便是她嫁了八士一世。除了幾件嫁衣。擱在黃竹箱中。天寶末年時世妝。從來沒有陳列到她身上的機會。此外並沒有破費八士一文半鈔。做

過一兩件新鮮的衣服。裙布荆釵。真可當得起易八士理想中的良妻賢母。尤其使八士感不去懷的。便是結婚以來。從沒有生過一男半女。兒女深情。人所同具。便是一錢如命的守財奴。也有了舐犢之愛。人莫知其子之惡。樣樣看得破。獨對於他的兒女。便情願願做他們的牛馬。大千世界。這類的人。正多着呢。易八士却是例外的。他並不是不愛兒女。不過生了兒女。便有了種種費用。他把金錢和兒女兩椿事情。在天平上權衡起來。覺着金錢的可愛。更甚於兒女。所以寧可保守金錢。不願生育兒女。恰巧他那位夫人。又是石田。儘着耕而不熟的。八士自然要感激涕零了。也有人說。八士爲着預防生育起見。一年之中。輕易不和他夫人同牀共夢。並不是皈依了山額夫人的節制生育教下。有什麼巧奪天工的妙法。閨房之事。有甚畫眉牀第之私。非外人所可妄加揣測的。只可懸爲疑案。讓八士一個人自己明白的了。

青天中起了一聲霹靂。好端端錦繡般的江浙地方。忽然

打起仗來了。易八士住的地方。是在一個鄉間。雖然離着戰線很遠。雙方敗兵潰散之後。到處搶掠。在所不免。鄉間又沒有城垣的保障。這是何等的危險而可怕啊。易八士福至心靈。悄悄的忍了一場肉痛。破費了兩隻大洋。雇了一隻小船。獨自把那生命相依的兩隻皮箱。運到城內。投奔到一個親戚家內。這家親戚。從來沒有和八士通個往來。但是按著上代的戚誼。知道有這樣一家親戚便了。戰事一起。逃難的人。也不知多少。一天八士忽然前邪後許的。帶着箱籠投奔前來。急難之中。少不得留他住下。無奈自從八士寄居以來。這家親戚。便天天提心弔膽。幾乎寢食不安。這又是爲着甚麼呢。原來八士一到之後。便照着他家常的日課。獨自一個兒深居簡出。到了夜間。在他那間小房間外走過的人。總聽得出玩弄洋錢的聲音。好管閒事的人。從門縫中張眼一瞧。那還了得。一包一包的擺滿桌上。竟都是雪白的袁世凱龍洋咧。便在平時也易於透露風聲。惹出是非。何況現在是軍事時代。象齒焚身。這

些藏金。更是不祥之物。那家親戚。躊躇了許多時間。想同八士直說罷。不要引起八士的疑心。當是覬覦他的財產。不和他直說罷。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地位實在危險之至。好容易防範了一兩個月。戰事告終。八士也急於回到鄉間。那家親戚。送佛送到西天。確是爲着好意的周旋。特地鄭重殷勤的和八士說道。你帶着偌大的現款。城鄉往返。不怕發生意外麼。現在我和你喚了兩名警士。護送回鄉。有了保護的人。萬無一失。你放心吧去罷。八士果然也感謝不置。那知經此一番舉動。便輕輕種下了一個發瘋的根子。好意反成惡事。這也是八士的親戚。所意想不到的啊。

八士帶着兩名警察。搬送兩隻大箱子回家。斜刺裏却有幾個和八士積有嫌隙的游手好閒的人。遠遠的看著私語道。好了好了。那話兒又搬回來了。咱們只要等候機會。還怕沒有油水到口麼。八士那裏知道。送了警察。關了大門。安安穩穩的預備過他的新年。那料劫運未終。災星又

至。隔不多時。第二次的戰事又發動了。易八士方想重到城內。而此番却不許他像前次之從容。警報傳來。城門已閉。八士正想到別處去營免窟。門外似轟雷般的。打破大門。一擁而進。爲首四人。並不是兵。却是本鄉的流氓。帶領了十幾個雄糾糾氣昂昂的丘八太爺。身邊帶了盒子砲。不由分說。只把那兩隻箱子搶了就走。旁的東西。一件不要。八士急得要和他拼命。那些丘八拿起手鎗。對準八士。便要開放。八士却又嚇酥了。只嚇得倒躲倒躲在壁角落裏。渾身簌簌地顫個不住。那四個流氓却和丘八附耳說了幾句。丘八便吩咐八士。替老子雇船。船雇好了。還吆

喝着。叫八士把那兩隻箱子。親自送到船上。一枝手鎗。擱在八士頸骨之旁。呼牛使馬般的叫他怎樣。便只得怎樣。一些也不敢抗拒。可憐易八士勞碌了一世。纔積到了二萬七千一百五十塊錢。原封不動的。眼看他給丘八流氓一班人。蜂擁而去。連屁都不敢放一個。一生心血。從此便悉付諸東流之水了。

易八士發瘋了。他發瘋的原因。誰也不能不加以原諒。然而他所積的錢。不搶於丘八之手。而直接被搶於本地的流氓。我實在替八士有些不平啊。

(完)

## 世界小話

寒玉

美國最舊之學校。爲哈華書院。創始於一千六百三十六年。爲吾國明思宗崇禎九年。公立學校亦創始於美國新英蘭邦。後於哈華書院約五六年。

Frederic Austin Ogg's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Translated)

■ 經濟名著

# 近世歐洲經濟發達史

精裝一冊  
八百餘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七角  
十四年三月底截止

▲美國阿格博士著 ▲李光忠譯 ▲吳貫因校

關於經濟史的書，歐美各國出版不少；至於合歐洲各國於一編，歷述自農業時代以至農工商時代之變化，作比較的研究，在英文中當推阿格此者為首屈一指。這書不但詳述英法德經歷工業革命的情形，而且諸國經濟變化後的種種問題，如農工商業、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社會保險等，都為提要鉤玄，詳其原委經歷，陳其利弊得失。以我國目前情形觀之，正宜取人補偏救弊之道，以為防患未然之計。故此書之出，不僅足供經濟學者研究之用而已也。全書四十餘萬言，精譯精校，實為國內經濟上之傑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索引	附錄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要目	內容
表	與勞働	商業	來之農工	之來歷	第一編	五
元	對照表	人口	一五年以	世紀發達	章	十九
首	大事	十	八	達	五	
宰	中西	口	十	達	五	
相	大事	十	十	達	五	



#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  
 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  
 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  
 覺身體得有快感耳  
 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  
 佳可知矣



##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  
 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感美  
 盒蓋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商標註冊

# 克魯伊洛夫寓言

(七續)

唐小園轉譯

## 第三十一 白頭翁

有一個白頭翁，自從生下來以後，便學習鸞鳥的鳴聲。因為學習日久，牠啼叫的聲音，簡直是同鸞鳥的兒子一個樣子。因此林中的羣鳥，全都歡喜聽牠唱歌，並且沒有不誇獎牠的。

旁的鳥兒，若是得到這樣的誇獎，一定要自滿了；然而這白頭翁，却沒有一點滿足的神情，所以也沒受過意外的恥辱。

有一天，牠聽見羣鳥誇獎黃鶯，卻沒誇獎牠，因此心中很覺着不平。牠向羣鳥說道：「請諸君稍等一等！我也能用黃鶯的聲調唱歌，我唱一回，給諸君聽聽罷！」

牠說完，便坦坦然的唱起來了；但是牠的聲調，一點也不像黃鶯。吱吱的啼了幾聲，開開的啼了幾聲，又像羊鳴，又像貓叫，簡直的不成聲調。羣鳥聽了，沒等牠唱完，便一同飛散了。

白頭翁沒學成黃鶯的唱歌，白受了一番羞辱。牠平日所學的，是鸞鳥的聲調。鸞鳥的聲調，比最下等的黃鶯都比不了；何況白頭翁，又是從鸞鳥那裏學來的，如何能模仿黃鶯的聲調呢！牠不知自量，妄起妬心，硬要模仿黃鶯，安能不受意外的羞辱呢！

若是自己沒有真正的本領，徒羨他人之成功，妄

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事，結局沒有不失敗的。所以我正告諸君曰：『若想事業之成功，應修習自己最得意的工做！若是捨去自己之所長，去模仿他人的技能，那是徒勞無益的。』

### 第三十二 蛙與牛

有一個蛙，同着幾個朋友，來到牧場遊玩。一個朋友，看見牛的身體龐大，便讚歎道：『這個牛的身體，何等的偉大呀！』

蛙聽見牠的朋友讚歎牛的偉大，心中不服，以為自己一鼓氣，也能把身體漲起來，和牛一般大。牠想罷，便拼着命鼓着氣，使牠的身體澎漲。牠向朋友問道：『喂！你看我的身體，同牛一般大了罷？』

朋友說道：『沒有牛那樣大啲！』

蛙又用力一鼓氣，問道：『怎麼樣？這一回同牠一般大了罷？你看還小嗎？』

朋友說道：『還小！還小！你如何能和牛比較呢！』

蛙又加倍的鼓氣，『問道：你看看！還不如牠大嗎？還小嗎？』

朋友說道：『還小和以前一樣啊！』

蛙聽了朋友的話，心裏更覺着不平，於是用盡了力量鼓氣，一會兒比一會兒澎漲，不多的工夫，祇聽『嗶』的一聲，肚子裂成兩半了。

這不知自量的蛙，無故想和牛競爭，安能不喪了性命呢。

人類中，與這蛙相似的，也很不少：如小商人，想同大資本家一樣的揮霍錢財，又如尋常工人，想與富翁同其享用；這全是與這蛙相類的啲！

### 第三十三 海燕

有一個海燕，在海面上飛着，大言不慚的說道：『我一定把這個海燒焦了！』

牠說了這句大話以後，立刻到處傳說，四面八方，沒

有不知道的了；因此在海中棲息的魚鼈之屬，全都十分驚慌，以為大禍就在目前了。

鳥獸等類，聽到這種傳言，全想來到海岸，看一看這種空前的奇蹟。這裏的鳥類也來了，那裏的鳥類也來了，山林中的獸類，也全跑來了。

無數的鳥獸，亂轟轟的，聚集到海岸上，全都噓着唾沫，直着眼睛，向海面上望着。正在這個當兒，也不知是誰忽然說道：「海面已經沸騰啦！大約燒起來了罷！」

衆鳥獸聽了，便一同向海面上仔細觀看；看了半天，海面依舊平靜，一點也沒燒。此刻雖屢屢嚷道：「沸騰了罷，」沸騰了罷，」可是始終平平靜靜的。

衆鳥獸等了許久，一點消息也沒有，於是說道：「燒海是何等的大事業，怎麼做也做不到罷？」

那海燕，空說了一番大話，一點事實也沒做出來。牠聽見衆鳥獸這樣一說，不由得含羞帶愧的，逃回自己的巢裏去了。

海燕說了燒海的大話，雖引起衆鳥獸的注意，但是海，還是沒燒了。

## 第二十四 鵝羣

一個農人，手中拿着一根長棍子，趕着一羣鵝，正要往集市去。

這羣鵝，是農人自己餵養的，他想把牠們趕到集市去賣錢，所以一路行來，對於這羣鵝，特別的加了一番注意；不過他到集市去，除了賣鵝以外，還要辦些生財的事，故此他趕着鵝羣，急急的前進。

這農人，對待這羣鵝，絕沒有一點惡意；可是這羣鵝的心裏，很覺得不平。牠們遇見一個行路的人，便向他訴說農人的不當；牠們說道：「喂！喂！我們略有幾句話，想說給你聽聽！像我們這樣可憐的，簡直的是從來沒有的。這個農人，居然這樣虐待我們，你想想！這還了得麼！他隨便趕着我們走，對待我們，和普通的鵝，一點區別都沒有；我們豈是普通的鵝呢？你總該知道，鵝族之中，不是有一族

曾經救過羅馬嗎？你要知道我們就是這一族的後裔！以對於我們，應當加以特別敬意，不能照普通的鵝一樣待遇。這個農人，沒有學問，像那樣重大的典故，他全不曉得。哼！祇要這世界存在一天，就應當為我們設一個紀念日，永遠尊敬我們纔是呢！」

行路的人，聽了鵝的話，便問道：「你說應當特別的尊敬你們，可有甚麼理由呢？」

鵝說道：「有甚麼理由？剛纔不是對你說過了麼？我們的祖先……」

行路的人說道：「你們的祖先，我是曉得的。我看過書，你們祖先的典故，我完全曉得。但是我問的，不是你們的祖先！我是要問問你們有甚麼功勞！」

鵝說道：「是啊！我們的祖先，曾經救過羅馬的危難，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

行路的人說道：「你說的，還是你們的祖先哪！我問的，不是這個！我問的，是你們有甚麼功勞！」

鵝問道：「我們哪？我們沒雖有甚麼功勞，然而……」

行路的人說道：「那麼，你們沒有甚麼功勞啊？你要知道！祖先的功勞，是祖先的功勞，並不是你們的功勞！你們祖先有功勞，自應受特別的尊敬；但與你們無干！你們自己既沒有功勞，就安安靜靜的，不要多說啦！」

行路的人，對鵝說的，雖是好話，但是鵝聽了，非常有氣；因此行路的人，也不和牠們說了。

西曆紀元前三百九十年，高盧民族，侵入羅馬，羅馬人緊閉城門，嚴密防守。有一天，高盧人想乘夜攻城，城中人，一點也沒知道，全都睡着了。幸而城裏的鵝，忽然驚擾起來，嗚嗚的一陣亂叫，把羅馬人驚醒，因此擊退敵人；這就是這篇寓言裏的典故。

(未完)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學生中學生自力修學的新工具

▼小學校教員惟一之參考用書

## 國 音 註 音 學 生 詞 典

一册一千二百頁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二角

十四年陽曆  
三月底截止

供給學生檢查「音」和「義」的字典，本館已經出了好多種，現在又出一本「國音白話註」的「學生詞典」在這本書裏，不但可以檢出單字的「音」和「義」，還可以查到「複詞」和「成語」的解釋和根源。每字之下，都有國音字母和羅馬字母的拼音；每字之下，也用國音字母標音。解釋全用白話文。取材很精很博，凡小學高年級中學初年級應用的教科書和課外讀物，以及通行報紙雜誌裏，所可見到的字和詞，都已儘量收入。學生備了這本書，則閱讀一切書報，均能勝任愉快了。

◀內容▶  
單字五千多個——複詞和成語三萬多條——附錄(一)中外度量衡幣表(二)化學原實表(三)中國歷代紀元表

優待購者  
錄國音標  
準白話詞  
典(定價九角)  
者僅合收  
一元七角

在本書特價期中



蔻丹去指膜水

# 修指妙法 蔻丹

用蔻丹修飾指甲其法極易。(一)將手洗淨。指甲縫內如有塵垢。統通除去。(二)用細鋼錯將指甲錯短。再用砂板將甲端磨光。(三)用洗淨。(四)用蔻丹光澤塊或粉或膏或水。將指甲之面磨光。(五)用蔻丹潤指膜漿塗指膜及全手。可使柔潤潔白。不粗糙。不乾裂。此修指法之大概也。

木桿裹以棉花。浸蔻丹去指膜水。輕輕緣指甲週圍。去其太多之膜皮。用清水

美國蔻丹修指用品公司製造 上海四川路 威厘洋行總經理 天津代表大沽路美利洋行 漢口代表俄界老巴公房隆昌公司

姓名  
詳細住址  
小

今附郵票三角。請將蔻丹樣品小盒寄下一個為盼。上海郵局第五零九號信箱 威厘洋行轉交蔻丹修指用品公司台鑒。此盒係由上海寄奉。

蔻丹修指品種類甚多。各西藥房及妝品店均售。宜為試用起見。將備精美小盒。內盛蔻丹修指品數種。請將此券連郵票寄來。即奉上下。

# 金壩股票

英國亨利原著

林琴南遺著

余（著書者自稱）甚欲聞介夫之言。一日遇之於酒家。蓋冬季介夫必來。唯春夏及秋。則多在美國之西偏。介夫於行騙之事業中。恆侈言爲有德。其言曰。世上有兩種。不須成本之貿易。在法宜禁。一爲投機。一爲行劫。余曰。汝舉二事。中有一事。無人不以汝言爲然者。介夫曰。此二事固宜除之務盡。吾在三月以前。遇二人。一爲小竊。一爲投機之能手。天下遇小人。有幸有不幸。所云幸者。幸無一錢。所云不幸。則多金爲其狙覘耳。有一次吾在阿肯峯特別區中。披平之市。前此一年。吾曾賣李及桃杏之樹秧。爲價六百。披平之人忘我矣。一日不期與數人遇。居然反翦吾臂。引至一家院中。觀其所種之樹。

樹多不果。此數人力奪吾表。及囊中之錢。語吾曰。留爾車馬於此。待吾樹得果時。汝來領取茲物。語後釋余。余直向樹林而趨。不期誤趨入火車道之側。自探其囊。空無一物。但餘菸葉。可以爲卷。不得已坐而凝思。忽見火車過吾前。車上有黑衣人。墜落道側。吾視之。其人似落自臥車。余慰曰。汝墜車耶。此人曰。吾自踴身而落。且汝知此城何名。余曰。吾未按地圖不之知。且至此亦僅五分鐘耳。來人曰。吾運至蹇。或傷吾臂。已而力搖其膊。曰。幸無傷。則力去其衣上之塵。無心墜落一小劍。其人拾趨小劍。曰。先生似曾相見。去年吾見先生。方賣顏色之沙。置之燈腹。則煤油不炸。非耶。吾曰。油何能炸。唯其氣



過烈則炸。卽與引手。其人曰。吾名百色。在美西西比河流之左右。稱竊物之能手。於是二人同坐而談。時彼此囊中均無一錢。乃商定取錢之法。然而吾思如此神竊。胡以妙手空空。蓋在立得落克中。爲一女侍所紿。故不得一錢。百色曰。吾見此女侍貌美。心甚悅之。已而引吾至室中。吾先留意其鑰。已而見吾與他女調笑。卽易其鑰。令不易開。吾以已配其匙入之。不能開。乃以小劍啟扉。扉啓。而女侍大呼。吾卽立遜。至於火車。不能入客座。但竊伏貨車中。今爾我皆飢。先偷取小錢。以爲市食之用。彼此既無長物。則僅能赤手攫取人財。吾曰。吾皮囊中有物。爲披平所取爲質。待樹果成時。方以授我。然吾所售之樹秧。斷無能果之日。非惟得舊金山之伯爾邦。或庶幾有療治之術。百色曰。待黃昏曠黑時。吾能假得女子壓髮之針。卽可啓銀行之門。正商略間。有一車向吾坐處。其中有高冠人。鼻大而目小。衣錦衣。執皮篋。其

中似有無數之股票及金鈔。其人既過。百色曰。吾將力追其人。余曰。其人安往。百色曰。其人足音未遠。二人力追及之。百色奪取其冠。後以袖拭之。還諸其人。其人大愕。曰。足下何取吾冠。而再三拭已復見還。何也。百色曰。吾前亦曾戴此。然心頗不稱快。今茲之奉還。正爲此也。唯吾固無冠。故思得此冠。既而思得冠。不如得爾錢囊之爲愈。卽捫索其囊。乃空無一物。卽曰。汝赤貧如是。得毋自愧其寒。衣服似爲有爵之人。而囊裏初無一鈔。想火車之費。亦烏有矣。其人曰。然。百色復取其皮篋啟之。則白領數圍。襪二雙。與新聞紙一束。百色握刀向其人。且讀其報。忽曰。吾甚抱歉。與爾故交。吾卽百色也。謂余曰。介夫。吾介紹雷克司與爾。爾與之引手。復謂雷克司曰。介夫之行業亦非佳。然尚在爾我之上。每騙財物。必留其小許與人。不復盡取。吾今日甚幸。見此二友。吾爲小賊。介夫爲騙子。雷克司則投機人也。三美俱備。卽以

報紙示余。上有雷克司相片。蓋在老雷達省中。以僞地售人。既得人財。已而買主以人相其原隲。冀得地可種檸檬者。迨既測量其地。爲河中之坻。去岸可八百英尺。且鱷魚穴其下。去水可三十六英尺。其人既勘此地。即反詰雷克司。雷克司不以爲然。一日侵晨。報中已喧傳其事。官中收沒其資。將傳拘其人。而雷克司竟從救火之扶梯。潛逃而去。百無所挾。然皮篋中。尚餘一計里乘車票。至此里數已完。放下車而徒。於是三種人。均飢不自持。自計欲作貿易。乃無資本。百色曰。二君聽之。吾不忍於患難中。舍汝而去。前頭有空舍。吾當入息。至遲明再行作計。已而果至林間一小屋中。百色辭二人而去。少須將麵包牛排及糖餅而歸。百色曰。吾在村間。乘間入人家。得此充飢之物。今二君且食而甘寢。於是三人就月明中席地而食。百色曰。君輩行事。雖高於我。然我意殊未愜也。君二人中。誰能於盛飢中。能自立而不仆

者。雷克司曰。百色。吾力不能救此飢罷。蓋吾之區畫。必先期部署。不能取其於臨時。百色曰。雷克司。汝出山時。僅能以五百金賃屋。並倩一打機之女郎。更用五百元登廣告。延至兩星期。方有入門貿易之人。此等事。在危急中。萬無所濟。即顧余曰。（介夫自稱）即爾之行業。亦非救急之良方。余曰。汝固有飛行絕迹之能。顧乃不能得金。但得此區區食物。此何人不能舉者。百色曰。汝究有何能。能果此飢腸。足以趨事。余曰。吾年事長於爾。閱歷多於爾。舊曾窮餓。殊不以此爲虞。今市上行人。衣上有油漬者。汝但能予我以油燈。及胰皂一方。值二元者。吾即能易取錢物。今問汝。能爲我致二元之錢否。百色不能答。久乃曰。爾二人如新育之兒。實之林間。不有吾苦力之人飼汝。汝不能生也。今請二君允我所言爲當。今夕得不飢餓。非我之功耶。言已。堅囑二人少待。己且出。必以遲明歸。雷克司去外衣。並脫其高冠。臥於地上。

語余曰。吾罷極且睡。明日作語。余曰。吾尙少待。已近兩句鐘。百色歸。蹴雷克司令醒。在月明中。出五千鈔票。每一束。得意言曰。城中有林業銀行者。昨日得二萬三千存款。想今日開門。但餘一萬八千元矣。二君心中。對此如何。雷克司曰。少年好友。汝行規乎。百色曰。規之爲名甚醜。吾至不堪。吾先審銀行之在何處。然其地甚靜。門內開鐵箱之聲。吾一一聞之。右旋四十度。左旋八十度。更右旋二十度。左旋十五度。箱開矣。唯此行中人。未明已起。此時進晨餐矣。今不必更問吾技。但問資本家宜須幾許。雷克司曰。吾在丹麥中。有朋友可以商酌。得一百元爲川資。足以達矣。百色卽以百元予之。迴顧余曰。(介夫自稱)汝需幾何。余曰。吾一無所需。吾不忍坐享苦力之所得。蓋吾之得錢。專取不義人之餘貲。使之不傷。則吾心慰矣。吾以四角之小鏹。得金鑽之戒指。售與路人三元。得息二元六角。而買我戒指。別售與人者。

竟得一百二十五元之巨。以我較汝。吾品地高矣。百色曰。然則爾賣顏色之沙一杓與貧女。彼貧女得此者。所得當幾何。須知真沙者。一元得一噸也。余曰。靜聽爾言。吾雖賣僞沙。則知此貧女。必自貴其燈。知得沙則煤油不爆。夢寐安也。彼得安寢。詎非吾沙使之安耶。此卽彼之利益。吾雖僞亦可蓋愆。雷克司得百元。則極力詬事百色。且伏而吹去履上積土。言曰。小友。吾願上蒼。佑爾長壽。尤願爾後此勿爲凶暴之事。以自蹈於法網。百色曰。爾言吾不能納。用爾之術。窮至於此。尙斤斤以善勸人耶。彼介夫以騙人之術爲貿易。似能自活。然以目前論。亦窮不自聊矣。謂余曰。介夫。胡不少用吾錢。余曰。汝納鈔票於囊中足矣。汝之技術。萬萬不能使我服膺。蓋吾意每得人財。必有少酬。不願豪奪。使人難堪。然而雷克司已伏地再拜。與百色辭行。卽在村間賃車。赴車站向丹麥。余視雷克司。心鄙其人之無恥。嗚呼。夫以雷克

司。自命爲投機之聖手。至於末路窮蹙。乃用小偷。以救其命。知雷克司資本已喪。後此萬無伸眉之日。蓋其人。大類烏龜。仰翻其身。不能就地徐行矣。雷克司既去。余思買其能示百色。卽謂百色曰。吾毋須爾財。但能與我同行數時。代我少出川資。此卽朋友之誼。百色稱可。卽同行至車站。趁車至亞雷魯納省之老司排老司。其地有人名施爾伯。閒居久矣。百色至此。白日中無事。以其生涯。純在黑夜中也。余既至老司排老司。思炫百色以術。擬俟夜中。以彩票易其囊中之錢。百色忽先言曰。介夫吾二人果得一覓食之地行賈。爾出力。吾出貲也。吾意欲開一拈克之賭場。拈克之行業。旣非行劫。又非行賈。在爾我二人營生之中間。余曰。汝已有定畫矣。百色曰。吾不能在吾範圍中五十里以內。使微生物肆其口吻。蓋吾所食御物。無一微生物也。意言不能聽余行其騙術耳。於是卽在酒肆中賃一屋。拓此地爲賭場。

卽問施爾伯。假銀二百元。向是問賣拈克肆中。買盡其物。明日忽送還其物。言曰。吾今無須此物。請取歸半價足矣。蓋余已於每葉上。加以隱識。而百色卽買去所還之拈克。而余已一一質記其符號。嗣與百色豪賭。余得百色及旁人之資。計博進可五千餘矣。而百色所餘者。但有稱身之衣而已。臨余行時。百色曰。老兄。然則吾不能貿易。但能爲宵人矣。然吾善偷而不善騙。想爾行博之工力甚高。余終不能賺其所以然。於是余與百色。終不相見矣。余聽介夫言後。問曰。余者著書人自稱。介夫。汝得此五千元後。如何。曾用以自立否。介夫曰。吾亦謹用此錢。余曰。非盡買金壙股票耶。此股票以百元之資本。歲得息五百元。非歟。介夫曰。然。余曰。恐不足恃。介夫曰。否。曠苟可值五萬元。已洞列於眼中。每月可得十分之餘利。因出股票示余曰。此物吾每日隨身。勿落小人之手。余視其股票後。言曰。此爲科拉多之金壙。其資本家何名。介夫曰。雷克司也。余曰。此金壙之總經理。卽爲雷克司耶。介夫因復取歸其股票視之。余卽令人取酒飲介夫。知介夫爲雷克司所愚。其心机。不得寧也。

✿ 宜未雨而綢繆

✿ 毋臨渴而掘井

古人有言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即如經濟一端、何獨不然、平日以血汗所得之金錢、必須有多少積蓄、以備不時之需、或作晚年娛樂之用、如是則他日經濟不現、竭蹶之象、此多少積蓄、必須妥爲保管、然欲選擇可靠而有希望之儲蓄機關、請觀下列本會之特點、即可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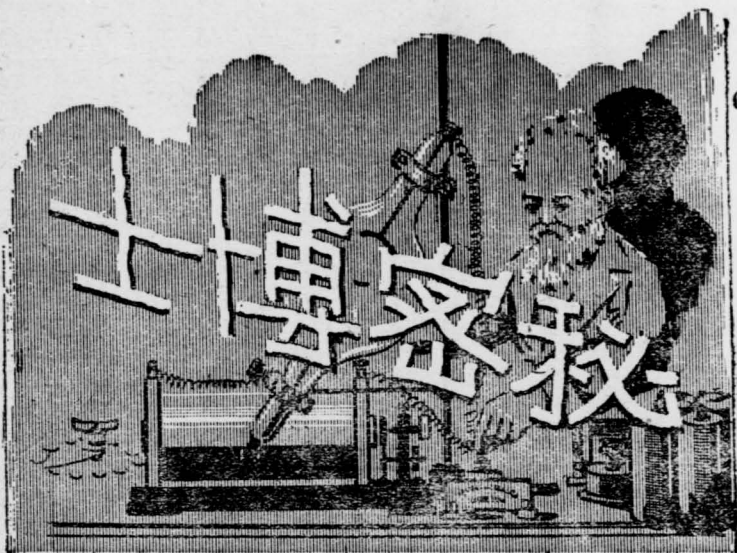
儲戶 已達五萬餘全會 頭二三四獎 每種各有二十五個  
特獎 二萬五千餘元 保障儲款財產 九百餘萬元

欲知詳細請索閱章程

上海

法界愛多  
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啓



By Clement Fezandie.

譯 芝 敏

## 第十篇 電氣催眠機

陸開道。博士。你的意思。可是不相信催眠術麼。哈博士道。是的。普通施行的催眠術。我委實不敢相信。因為我曾見過好多次。分明都是虛偽的。至於記述催眠術的書籍。我也曾讀過。覺得那些著者原很忠實。祇可惜都受了他們意念的欺騙。以致書中所記述的。也很多謬誤之點。那末我怎能相信呢。這個自然。世界上萬事萬物。和你所說的「催眠術」都有關係。我們更可用這個名詞。表示一種勢力。便是這人的心。能够通達到別人的心中。這一層不是理論。實在是事實。我們在每天當中。都可得到證據。便是一個弱的心。必受強的心。的克服。就如一位父親吩咐他的孩子。不許在外面嬉戲。趕快到屋裏來。讀書習字。

這孩子雖覺得他父親的吩咐和他的意思相反，却不敢違拗。立刻走進屋去。這便是父母的心，能個克服兒女的心，的明證啊。陸開道：「這話不錯。但是這父親曾吩咐過。畢竟要經過言語的傳達啊。哈博士道：「這是不必需的。用眼睛望一望，或去做個手勢，都能有效的。陸君，你要曉得我們所有的動作，都是外部或內部激動身的自動的結果。而無有生命的物件，常常也能有等於激動力的行為。就如一架警鐘，鏗鏘的響起來時，那正在好睡，不願起身的工人，也必違背他的意思，爬起身來。陸開道：「這不能算是違反他的意思。因為這架警鐘，是他在前一天的夜間，親自預備下的啊。哈博士道：「這話不錯。他在前一天的夜間，預先拿定主意，明天早些起身。這種預先傾向的行為，正等於激動力啊。這一層暫為丟開。我們方纔談的是催眠術。我便把我新近解決的一樁秘密，講給你聽。這秘密尙未宣布出去，叫做電氣催眠術的秘密。陸開道：「電氣催眠術麼。哈博士道：「正是。普通的催眠術，施術者和受術者，相

距不能過遠。我却能催眠隔開若干里以外的人，使他隨從我的意思行事。陸開道：「這個恐怕不能罷。哈博士笑道：「有甚麼不能。縱有不能的所在，經我一番苦心毅力，已把那所在鏟除乾淨了。在若干年前，曾發生過一個問題，是「意思的自由」。當時研究的人，很是衆多，諒你必然曉得。但那所持的理論，和近代生物學家所持的，各不相同。近代生物學家所持的理論，是說一個人正是一個自動子。我們所有的行為，都是外部或內部激動力的結果。就如我們嗅取氣味，聽見聲音，都是激動力的結果的表現。陸開道：「這話我也相信。但是反動力也很複雜罷。哈博士道：「受過教育的人，那反動力很是複雜。但若是無智識的人，却很簡單。陸君，我對於電學，本很有經驗。於是我便觀察電浪的行為，能够等於人身上的激動力。我根據這一點，再經過長期的研究，便造成一具機械。因沒有原來的名稱，便假定了一個名字，叫做電氣催眠機。我祇須使這機械上的電浪，直對着那適當的方向，便能使五里或十里

以內的人。完全隨着我的意思行事。陸開微笑着道。

博士。你必須試驗給我瞧。我纔能相信。哈博士道。很好。我便

拿你自己試驗。總在今天當中。我定把催眠電浪傳送到

你身上。使你實行我的吩咐。爲免你誤會起見。我可以把

要吩咐你的話。預先寫了下來。封藏在一個信封中。交付

給你。等到今晚十一點鐘時。你可把信封拆開。你便可曉

得會否實行我的吩咐。你道可好。陸開道。好是很好。不過

你所吩咐的。不能是我日常所做的事。如進餐等等。哈博

士道。這個自然。你記着。我所吩咐的一件事。必是你有生

以來。從未幹過的。我有一句話問你。你在暑假中。自必會

見那位和藹可親的蒙迪姑娘。伊的近况怎樣。陸開道。多

謝你。伊近况很好。體質也比先前健壯得多。哈博士道。我

想你定曾和伊說過。請伊嫁給你罷。陸開道。我不會對伊

說過這話。我委實沒有這股勇氣。生怕伊拒絕了我。所以

遷延至今。尚未對伊說起。哈博士道。陸君。你錯了。你要記

着一句古話。是「疲弱的心。再也不能得着一位美婦。」這

句古話。你可仔細想想。再會罷。

陸開告別去後。哈博士便坐在他的電氣催眠機前。手裏

拿着一張人名單。並自言自語道。我這機械的力量。原很

有限。不能改變人們的天性。但我却能阻止他們去幹歹

事。再迫令他們做個好人。這人名單上的第一個人。是一

個懶惰的人。勒逼他的妻子。在洗衣作中做工。好似奴隸

一般。他自己却終日和嬉遊的朋友們。在一起抽煙作樂。

這未免太不公平了。待我用這機械的力。迫令他也好好

的做一天工作。說時。便掀按機械上的一個樞紐。大約經

過幾分鐘的工夫。他再迫令第二個人。他說道。這第二個

人。是一個騙賊。他曾把一個貧苦寡婦的積蓄。一古腦兒

騙劫到手。這是多麼慘酷的事。我必迫令他把騙來的財

物。全數退還給那寡婦。他又把另一個樞紐。掀按了一回。

再來迫令第三個人。這第三個人。是一個婦人。警察署中。

以爲伊的胸中。藏匿着一樁暗殺案的重要消息。但伊再

也不肯說出來。哈博士因相信那個人人。以爲是凶手的



人。決然無罪。便掀按那樞紐。迫令那婦人到他面前來。那婦人雖很受嫌疑。警署中却並未拘捕伊。祇在暗地裏監視着。希望伊有特殊的行動。他們好借以查明真凶。當下哈博士既迫令那婦人來到了面前。又迫令伊把伊所曉得的事。一齊說了出來。果如他的預料。那個人人以為是凶手的男人。果然無罪。接着哈博士依照那張人名單。再迫令那班凶暴的父母。簽下字據。以後寬待他們的兒女。又迫令那班貪官污吏簽下字據。遵照他的吩咐。即日提出辭職書。再迫令那政府長官。以後委任精明強幹的官吏。總而言之。凡是和人生有益的事。他都分別迫令實行。後來他又和陸開開了一個玩笑。迫令陸開開把一打生番薯。裝在一隻美麗的盒中。拿去送給他情人。哈博士想到蒙迪姑娘接到這禮物。打開來瞧時。那一副驚奇的神情。不由得失聲而笑。正笑之間。忽有一隻蒼蠅。在他的頭臉之上。飛來飛去。簡直當做是飛行的大道。哈博士自然很是嫌惡。高聲說道。我這電氣催眠機。再要沒法改良。總

要能夠催眠各種獸類。各種昆蟲。和催眠人類一般。那時候。我定當迫令蒼蠅蚊子。聚在一間房裏。再迫令他們都投到水盆中。自殺而死。他如善吠的狗。嗚嗚叫個不停的貓。我也得迫令他們在夜裏安靜無聲。好讓人們酣然睡去。

在陸開最後一次到哈博士研究室的幾個星期以後。陸開忽然接到一個信息。是「立刻就來。因有緊急事。哈耿肅。」陸開趕忙遵照行事。立刻趕到哈博士那裏。見景狀很是紊亂。哈博士的幾個助手。都露出驚詫的神情。說是哈博士自己關鎖在私室中。已有兩天。不許一人進去。也不許人張望。食物是放在一隻籃裏。由一扇窗戶中送進去。但陸開來到之後。那私室的門隨即開了。陸開並聽見哈博士喚他進去。便跨到了室中。定睛瞧時。不禁十分奇詫。只見哈博士正坐在一隻鐵條籠中。籠的裏面。再有一道編織稠密的鐵絲網。很精密的圍護在他的四周。陸開見了。本忍不住的要笑出來。但見哈博士示意叫他莫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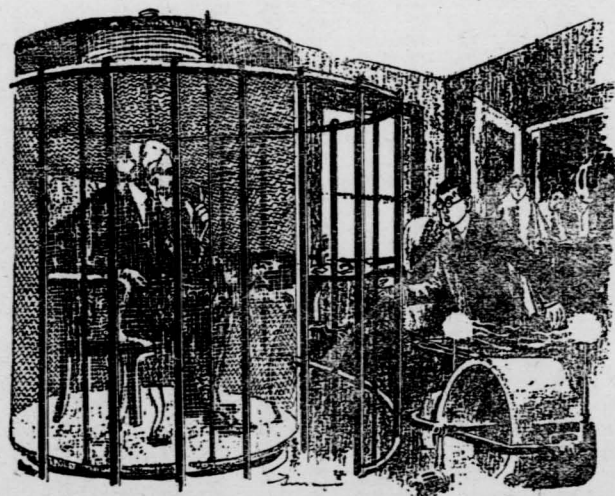
便連忙忍住。哈博士先開口說道：「你以為我是發狂麼？實在我並未發狂。我倘走出這籠子一步，我的性命便和一根稻草一樣的輕賤了。」

陸開道：「這話怎講。這話是甚麼意思呢？」

哈博士道：「因為我那電氣催眠機已被人偷去。那人現在要想把我害死。他好把那秘密據為己有。陸開道：偷的人是誰。你可有些曉得麼？」哈博士道：「我曉得的。他名叫貝脫。他本受僱在我這裏。平常他常在我

身邊走動。便曉得我已發明了一架電氣催眠機。在上星

期六的夜裏，他便溜到這室中，把我那機械偷出去。放在一輛速率最高的汽車上，立刻逃走了。這還是我的大幸。



。網絲鐵的密碼籠道一有再。面裏籠。中條鐵隻一在坐正士博哈見只

那機械的運用法。他尚不能完全清楚。否則此刻我已成為死人了。我因為要避免那催眠的電浪，便用這鐵絲網團團的把我圍住。祇是他仍可催眠我的助手，迫令他們衝破這鐵絲網。我便在外面再加一隻鐵條籠。嚴密的維護着。這樣我可以暫時安穩無慮。不過我那機械很是簡單。料想不消多少時候，那個惡人必能運用。和我一般精巧。陸開吃驚問道：「簡單麼？既然簡單，你怎能迫令那些人幹各各不同的事情呢？」哈博士答道：「這個容易得很。你要曉得自然的性能——便是管轄人的動作的性能。比較上是很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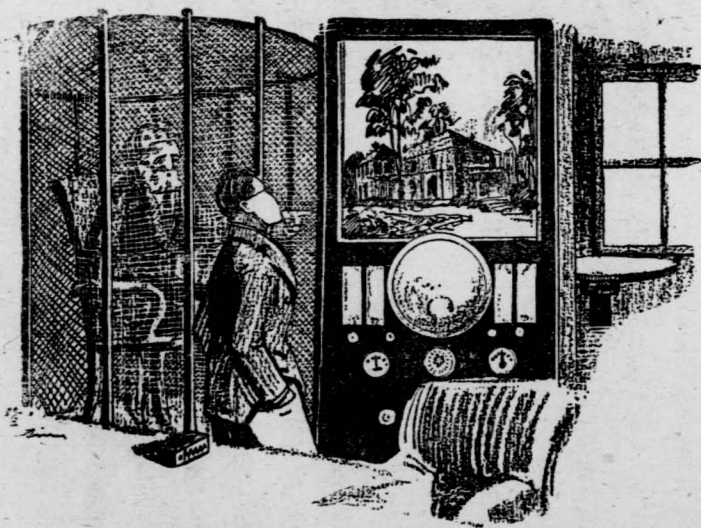
我們常有的動作。不過是懼怕。好奇。羨望。嫉妬。憤恨。交接。失望。憐憫。和貪慾等等罷了。我那催眠機械的作用。第一是把一種意念。誘導着前往適要的方向。再在適要的地位停止住。至於這誘導的方法。是先把那機械移轉。必須和那意念的地位。相合無差。再移轉那羅盤儀上的一根針。對着你要迫令那人所幹的事。然後再揷按那開始或停止的樞鈕。你若迫令那人偷竊。便按貪慾的樞鈕。要那人去幫助人家。便按憐憫的樞鈕。要那人暗殺或自殺。便按失望的樞鈕。我那機械上。共有二十五個樞鈕。同一個時間中。可以揷按一個兩個。或若干個。於是便能有多少事情。因而發生出來了。現在貝脫已經有些曉得這運用之法。我若不設法阻止他。他得着了這種新的勢力。不難成爲世界之王。我簡直不敢離開這個籠子。因爲除掉這籠子而外。別無安全的所在。別的不必說。他不難催眠一個帶兵的大尉。迫令他領着部衆。到我這裏來。開鎗把我擊死啊。他利用我那機械。已幹成了幾樁事情。第一件。

他迫令一位有錢的婦人。把伊的金銀財寶。都放在一個特別的地方。由他保管着。他再迫令伊偷取伊朋友們的珠寶。他又曾迫令警署中的人員。把他犯案的案卷。一齊燬掉。又迫令那班證人們。個個都自殺而死。這樣一來。他便可安安穩穩。享受新的財產了。最後他又迫令他向來戀愛的女子。立刻嫁給他。幸而那機械上的戀愛的樞鈕。他尚未尋着。這女子面貌既絕美麗。又是大家的閨秀。倘竟受了他的催眠。伊一生的命運。勢必破壞無餘了。總而言之。那機械既已落入他的手裏。他用心研究。遲早總有完全明瞭之時。那時候。他的勢力。就偉大驚人。心想怎樣。便可怎樣。想做總統。或是比總統權力更大的。都未嘗不可。至於金錢。那更是可隨心所欲了。陸開道。譬如由外國政府設法阻止他。行是不行。哈博士道。不行。他也可催眠那外國的陸軍大將。迫令軍隊繳械。或是調轉回去。他也可催眠那海軍大將。迫令海軍絕不移動。飛機隊當然也不能避免他的催眠。不受他的迫令。總之。他若明瞭了

那機械的運用簡直沒有方法可以阻止他。陸開問道。那

着他。現在他正不在屋中。你可趕忙前去。當你將要走進

末你喚我來。做甚麼呢。他既有那般大的勢力。我能奈何他怎樣。難道我的能力比海陸軍更強大麼。哈博士道。不是這般說。你要記得有一句古語。便是獅子不能到的所在。蚤蝨却能前往啊。陸開道。這話不錯。請問你要我幹甚麼呢。哈博士道。陸君。請你聽着。這裏有一個地名。正是今夜貝脫安身的所在。你可以用我的電氣視覺。把那所在仔細察看一遍。把地勢記熟。在心中。然後把這一隻小箱。送到貝脫的室中。放在他衣櫥的頂上一隻抽屜裏。我在這裏隨時望



裏。把一隻小箱送到貝脫的室中。他在衣櫥頂上的一隻抽屜裏。

那屋之前。可打個電話給我。我當告訴你屋中有沒有人。陸開道。博士。但是：哈博士道。沒有別的話說。趕快去罷。你須記着世界上人的生命和幸福。這時候都繫在你身上。你的責任。很是重大啊。

自從貝脫偷了哈博士的電氣催眠機那一天起。紐約城中。便時時發生前所未有的竊案。貴重的珠寶和各種值錢之物。會得忽然不知去向。旁邊既沒有閒人。也沒有可疑的人。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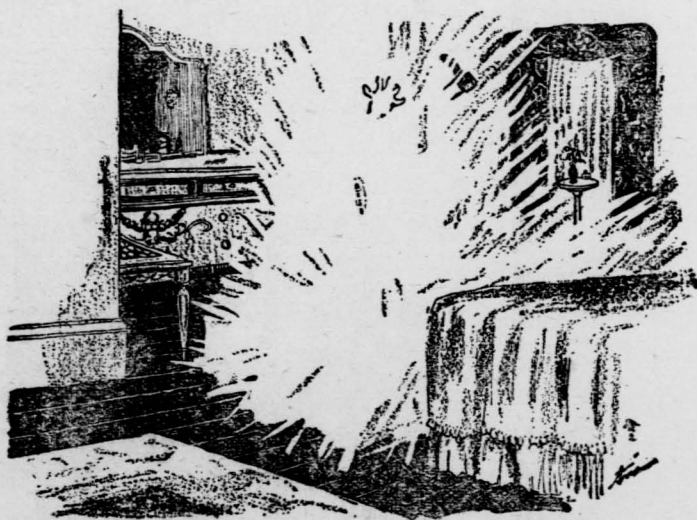
探們自然大為活動。四下裏偵查。查出偷竊的賊。都是有聲價。有錢財的人物。絕無做賊的必要。這諒必是那盜竊病盛行了。有許多婦女們。把所有的珠寶。都寄存在銀行的保管庫中。但一兩日後。復行取了出來。隨即便不知去向了。據伊們說。伊們不知爲着甚麼。一心要把寄存在保管庫中的珠寶。復行取出來。又一心走往那偏僻的所在。甚麼手釧。甚麼頸串。價值幾千元的。都一齊放在那裏。後來伊們神智清明了。再趕到那所在去瞧。所有的珠寶。早已不知往那裏去了。再有一件重大的竊案。是一處最鞏固的保管庫中。一天夜裏。竟被竊價值一百多萬元的珠寶。當時看守這保管庫的。有二十幾個可靠的人。任事已有多年。絕無偷竊的嫌疑。但是珠寶竟不見了。據他們說。他們忽然感受着一種不可抵抗的誘引。便完全失掉原有的意念了。他們雖幫着做成這竊案。但並未得到一些報酬。

再說貝脫在那天夜間。回到屋中。他的錢財。原已有不在

少數。但仍不知足。仍想偷取些回來。橫豎他也不怕偵探。偵探們萬一來了。他祇須催眠他們。把他們送上錯路便行了。他祇有兩件不稱心的事。一件是尙未尋着那機械上的戀愛樞鈕。一件是害怕哈博士。他曉得哈博士精於科學。有那偉異的發明了。他想要保全他的安寧。祇有把哈博士置之死地。但是哈博士坐在那個鐵絲籠中。催眠電浪。分明不能達到他身上。便將如何是好。貝脫想了一個。會忽高聲道。有了。越快越好。我祇須催眠替哈博士預備食物的人。迫令他放些毒物在食物中。哈博士不是便可立刻死了麼。他說着。便坐在那電氣催眠機前。伸手掀按一個樞鈕。但剛正按上。那機械突然的爆裂。貝脫的身體。被炸得粉碎。回復那最初的原分子的狀況。電氣催眠機也祇剩了一堆碎鐵。貝脫果會做了世界之王。祇可惜統治的日子太短了。

哈博士道。陸君。這件事。你幹得很好。我叫你送去的那隻小箱。當中正是炸藥。我預先佈置妥貼。祇須貝脫掀動那

機械上的樞紐。因電流作用。那炸藥自會立刻爆裂。如今貝脫已被炸死。世界上。可安寧了。陸開道。祇是你那機械也被炸毀。豈不可惜。哈博士道。那機械若仍存在。世界上仍不得安寧。本來我也要把他炸毀的。因為不論是誰。能够隨意的催眠人們。總不是相宜的事。陸開道。那些被貝脫偷去的金銀珠寶。應該怎麼樣纔好呢。哈博士道。這個不妨事的。我雖坐在這籠中。却用我的電氣視覺。隨時監視着貝脫。他祇花費掉不多的銀幣。所有的珠寶。他都收藏着。收藏的地方。我都曉得。不難收回轉



九 哈博士得炸被。體身的脫貝。裂爆的然突械機那。上按正剛但

來。陸開道。博士。你那機械炸毀。我總覺得可惜。哈博士安然道。我到沒有這種感想。又道。蒙迪姑娘。不是已經允許和你結婚了麼。陸開很驚異的道。你怎會曉得的。哈博士道。我曉得你今天已向伊提出這要求。伊已允許了你。因為這正是我催眠你。迫令你提出的。你最後一次來時。我不是又交給你一個信封麼。現在你可拆開來

聽看裏面正寫着我的這項命令。先  
前你原躊躇着不敢提出。但我曉得  
伊定可允許你。所以我便令你提出。  
成就你們的好事。不過你也不必向  
我道謝。等到你結婚十年後再說。那  
時候。你便可曉得是應該謝謝我。還  
是應該暗殺我了。

著者按。『意思的自由。』此問題  
發生已久。但近代生物學家則謂  
人乃一個原動子。吾人所有之動  
作。均由於外部或內部激動力所

造成。因此吾人倘能明瞭如何運用此適當之激動力。則不難迫令他人。如己之意而行事。然則可成爲世界之主矣。



。命令項道的我着寫正面裏。看臨來開拆可你在現

# VEET



## 維脫去毛膏

婦女而生腋毛西人每以其有碍雅觀而去之現在中國婦女亦已有做行從前舊法每以剃刀薙剃但用刀薙剃其毛愈剃生長愈速而硬亦愈甚殊非善法故現在均已改用維脫去毛膏祇須將膏少許搽於欲去之毛上數分鐘

後以冷水洗之其毛即自脫落數月中不復發生而去後尤有無限之舒適

每瓶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內地如無購處請逕向本行函購

各埠大藥房及上海永安 上海匯豐銀行樓 霍傑士洋行經理  
公司先施公司均有出售 上第一一九號



## 倍美齡麵包

本店精製上等糕食餅乾以及各種糖果物料鮮潔出品精良早為中西士商所嘉許茲將價目列後以便賜顧者採購或預定各物自當格外克己藉副 盛意 精製結婚禮餅每磅甲種二元 乙種一元五角 精製上刊華文賀喜禮餅或壽餅每磅一元二角以上杏仁奇諾餅 葡萄乾餅 色而但納餅 櫻桃餅以及適地拉餅無不價廉物美 癖都餅 諸古力糖以及他種美味糕餅以備宴客等用價一元以上 午餐室及茶室南京路八號每日六點半止

## 義利蛋糕店

南京路八號電話中央二七八三號  
靜安寺路一百五十號電話四九七〇號

小 (25)



# COLGATE



人之愛花愛其色香  
 人之愛用藍腰香皂乃愛其  
 能與人以色能與人以香故  
 人之愛用藍腰香皂尤甚於  
 愛花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廿九號  
 任博洋行經理

南洋



# 四野人記 (九續)

##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第十一回 救殺瀨梅玲殺猿王 護梅玲殺瀨遭狙擊

殺瀨行獵回來，聽着獼猴啾啾的啼聲，知道他們一定遇見了什麼鉅變，或者是他們同伴給蛇纏住了。他們既是梅玲的好友，可以爲力之處，一定得替他們爲力，匆匆從樹枝中趕到梅玲結巢之所，見梅玲不在巢中，把出去得到的戰利品放下，大聲叫了幾聲梅玲，却不聽見有人答應。以爲梅玲同他鬧着玩，躲在什麼地方，落下一層去找那梅玲常在那裏玩的一株大枝。到了那株枝上，只見琪鈞在那裏，知道梅玲向來深愛琪鈞，行坐不離的；現在琪鈞在此，梅玲却不知去向，很是驚疑。隨手將琪鈞拾起，塞入腰帶之中，又用大聲叫了一回。只見梅玲答應。聽那些獼猴驚擾之聲，却慢慢遠去，疑心他們的驚擾，同梅玲失蹤有密切關係，不再游移，知道亞克德在後面跟他回來的，一回就到，也不去等他。縱上了樹，徑向獼猴驚擾處追去，他的足力快，不多一回，已經遠遠望見跑得慢，落在後面的獼猴。他們見了殺瀨，知道梅玲的救星到了，叫着，跳着，個個都指着前面樹中發怒。殺瀨追上去看，見梅玲四肢無力給一個巨猿抗在肩上，在前面飛跑。以爲梅玲已遭毒手，頓時一陣悲酸，直湧上心來。明知同梅玲不過是個萍水之交，並不是自己

骨肉，見了他目前景象，不知不覺淒楚起來。到了這個時候，纔知道同他交情的

也認識穀瀨，記起那夜冷不防吃穀瀨踢倒，現在又來干涉他的自由，舊恨新

深，平時一些不覺得，現在纔知道梅玲是森林

仇，一齊潮上心來。低

中的日月星斗。他一死，

着頭，直撲上來。穀瀨

森林中的光明，溫暖，娛樂，都沒有了。悲歎了一

也照樣迎上去。大家

聲，緊接着喉中發出一

用力過猛，都倒下地

陣比猛獸還要凶猛的

去。扭在一起，拚命撕

咆哮之聲，追到巨猿上

打穀瀨的主旨，不但

面，直落下去。巨猿聽見

雪恨，還含着森林猿

咆哮之聲一起，已經掉

族爭耦之心，已經忘

過頭來，他掉頭過來，穀

記腰間懸着佩刀，只

瀨認識就是從前同亞

想憑着一雙赤手，一

克德去投奔他，給他斥逐，自己踢倒他的那個猿王。猿王

口利齒，佔那最後的

知道來意不善，又不肯放棄梅玲。放下梅玲，準備迎敵。他

勝利。所以不等巨猿

喉。梅玲纔放下地，已蘇醒過來，看見穀瀨不覺大喜。叫道：

上身，已經一把將他緊緊抓住。閉着雙目，去掐巨猿的咽

中之帶腰入塞起拾鈎琪將手隨



中之帶腰入塞起拾鈎琪將手隨

喉。梅玲纔放下地，已蘇醒過來，看見穀瀨不覺大喜。叫道：

「殺瀨！殺瀨！我的殺瀨！我知道你一定會追來的。殺瀨！殺瀨！殺瀨！殺瀨！」口中叫着，雙

眸似電，奕奕生光，胸口起伏不定的掙扎起來。趕到殺瀨身畔，鼓勵他的勇氣。看見殺瀨的標槍在迎敵巨猿之時，扔在左近。過去綽在手中，他雖是個女子，看了這種血戰，一些沒有畏葸之心。就使自己同巨猿搏擊，也決不退縮。激昂雖是激昂，頭腦却非常冷靜。知道他的殺瀨，爲着這巨猿想刳自己的，所以前來救援，同巨猿戰爭。身邊明明有株樹站着，很可以縱上樹去觀戰，以免發生別的不測，他却不肯走開。拊起標槍，觀準巨猿脊下，把槍尖直戳進去，刺中心窩。他



窩心中刺去進戰直尖槍把下脅猿巨準銳槍標起摺

自以爲幫着殺瀨，戳死巨猿。其實他槍尖沒有進去，殺瀨

已經將巨猿喉管咬斷，巨猿早就死了，並不用他幫助。饒是如此，殺瀨從地上起來，還向他溫言道謝。講話之時，端詳梅玲覺得他比平時高了好些，美麗了好些。料不到同他分手不過幾小時，會變得這般快。還疑心自己同巨猿戰爭，腦筋中受了刺戟生出來的一種幻象。其實自從給巨猿刳去之後，殺瀨看梅玲早就用了一種新目光。無怪他發現這個景象。森林中歲月是向來不去記算的，究竟這個阿拉伯小女子，是幾時從他父親村落中救出來，殺瀨也記不

起來。只覺得面前站着的這個女子，同村邊大樹下向着琪鈞喃喃講話的女孩，截然不同。身體上的發育，雖是漸進的，却只在今日，纔給穀瀨看出來。究竟穀瀨怎樣會忽然看出來的，連他自己也不明白。不過看着梅玲，又看了看已死的巨猿，却已明白這巨猿來刳取梅玲的緣故。一雙巨眸，看着巨猿死尸，漸漸闔下去，成了一線。止不住生氣。等他的氣平靖下去，再看梅玲，那時他已用成人觀看同少年女子的目光，所以臉上生出一陣紅暈來。亞克德在梅玲刳巨猿之時，剛正走來。他見敵人已死，梅玲無恙，很是快樂。在死尸邊來回走着，涎着長牙，一陣咆哮，頸子後面的毛直豎起來。也不同穀瀨等講話，彷彿嗅到這巨猿的氣息，那極簡單的腦筋中，記起一件心事來。外面雖是咆哮，心中却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因為聞到氣味，見到這毛叢叢的軀軀，方寸之中，渴想與同類的巨猿見一見。所以巨猿刳取梅玲，不但穀瀨，連亞克德都因此發生了變化。在梅玲一方面呢，他本來是個女子，女子是最富

愛情的，他向來把穀瀨當他的哥哥，很愛穀瀨。現在得以仍舊同他的穀瀨在一處作伴，很是快樂。一些沒有改變常態。現在還是用兄妹之情愛他，覺得自己有這種哥哥，在森林之中，沒有再比他長得好看，再比他勇敢的。心中非常欣幸。穀瀨走到他身畔，目中露出一種很奇怪的色彩來。他見了很是不解，只聽得穀瀨輕輕叫了一聲梅玲，用手放在他肩上，又叫了聲梅玲，把他緊緊摟入懷中。他仰起頭來帶笑着看穀瀨。穀瀨低下頭來接了個吻，饒是這樣，他還不明白穀瀨的用意。只覺得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對待他過，心中覺得非常暢適。還以為是穀瀨因為他沒有給巨猿刳去，快樂起來，所以同他接吻。他也覺得快樂。因此也把手臂勾住穀瀨，接連同穀瀨接了幾個吻。後來一眼看見琪鈞塞在穀瀨腰帶間，除下來，抱入懷中，同琪鈞也接了幾個吻。穀瀨想把自己愛他之心，同他講講。一則滿腔塞着愛情，不知從何處說起。一則巨猿的語言，究竟簡單，要說也說不完全。不料就在那個時候，亞克德喉

中低低發出一種咆哮之聲來。這個聲音比他方纔見了巨猿尸身發出來的聲音輕些。中間却含着警告意味。頓時把穀瀨在森林中練習得來的一種敏捷神經喚醒。兩道目光從梅玲臉上移開來，聽覺，嗅覺，一時並用。頓時給他聽到林中有些異響。走到亞克德身邊，梅玲也在後面隨着。三個像石像似的，站在那裏望着枝葉茂盛的森林，靜靜候着。不多一回，那聲音愈來愈近，有一個巨猿從草中鑽將出來，在離他們站的地方，幾步以外站住。咆哮了一聲。後面陸續又走出二十多個巨猿。公母都有，還有帶着小猿的。出來之後，呆呆看着他們。亞克德知道這些是已死猿王的同族。指着猿王死尸，向他們大聲道：「你們的王，是給這一位善於打仗的穀瀨殺掉的。穀瀨是太山之子。全森林中沒有再比他勇敢。現在他就是你們的王了。還有那個巨猿敢出來爭奪。」這末了一句，就是亞克德怕有巨猿不服，替穀瀨出來挑戰的。那些巨猿吱吱喳喳，自己商量了一回，擠出一個少年巨猿來，站在那裏，搖

着擺着，喉中發出一種極猛烈的咆哮之聲來。這頭巨猿長得非常兇惡，又是在年輕力壯之時。他這種種族，森林中非常稀少，似乎已在逐漸淘汰之列，白種人常常上森林中去訪問土人，弋取這種巨猿。他們贏得非常嚴密，就是土人也不是常見的，所以也回答不來。穀瀨見他出來挑戰，也喉中發出咆哮之聲迎上去。他看見這巨猿身材高大，知道他膂力必大，若是爭鬥起來，給他抱住了，決難倖免。必需變換方法，纔可取勝。停住步，蹲着守候。那頭巨猿見穀瀨身材沒有他高。有些眇視他。只思索了一個進攻之策，便直撲上來。想佔了優勢，可以在森林中稱霸。所以扎煞着兩只前爪，像火車似的奔來。穀瀨站着，微風不動，直等他奔到面前，想抱他之時，纔把身子向下一蹲。避開他的前爪。握着右拳，用力向他領下一拳，緊跟着把身子向邊頭一縱，等他撲下地去。果不出所料，那巨猿冷不防領下中了一拳，吃了一驚，腳下一慢，身子却向地上直撲下去。口中吐着白沫，兩眼發赤，胸前血跡模糊，還想爬

起來。殺瀨站在一邊候着，等他爬到一半，照着他下領又是一拳。仍舊將他打倒。打了幾次，巨猿氣力一回弱似一回，臉上胸前，都染血污。鼻也破了，幾行鮮血，直挂下去。那些同類，起初替他歡呼助威。後來都嗤笑他起來，反讚美殺瀨。殺瀨看那巨猿有些掙扎不來，問他願降不願。巨猿不答，仍舊想站起來，又給殺瀨打下。這一次打得他動彈不來。殺瀨又問道：「現在願降了嗎？」巨猿沒法，只得答道：「願降。」殺瀨道：「既如此，你起來。好好同你們朋友回去。你們同族，從前用武力驅逐過我，我安肯再做你們的王呢？從今以後，各守疆界。各不相犯。以後相見，還可以做個朋友。要我同你們同住，却萬萬不能。」說到這裏有年老的巨



握着手右拳用力向他領一下拳

加母猿們生了媚嫉之心，也非常可怕。設有不測，如何是

猿上前問道：「我們的王是你殺的。這個可以做王的，又給你戰敗。可以殺他，却不殺。誰做我們的王呢？」殺瀨掉過身去指着亞克德道：「他就可以做你們的王。」亞克德雖願意同他同類一起住，却不願同殺瀨分手。若是要他做王，也要殺瀨肯答應同住一起，纔肯答應。把這意見宣佈出來，殺瀨聽了，為梅玲一想，非常躊躇。他目前第一個目的，當然為梅玲謀安全。暗想亞克德一走，只有自己一個人可以保衛梅玲。若是同這些巨猿們住在一起，他們的性情，非常叵測，若是出去行獵，丟梅玲一個在家，也很危險。即使公猿沒有非禮相

好。想了一回。慨然道：「我同梅玲決不能同你們住在一起。不過我們一定住在你們左近便了。將來你們要遷移他處，我們一定也跟着你們遷移。決不遠離。你說好嗎？」亞克德對於這種佈置，也不肯答應，無論怎樣，他決不肯丟了穀瀨，找他們同族去。後來那些巨猿等不及，一個個走了。那前王的母猿，年紀很輕，自從知道亞克德要繼承王位，顏色上很有些讚許態度。亞克德也看在眼里。現在見那母猿也入林去了，忍不住別了穀瀨跟着他們走了。按下不表。那天穀瀨去劫取東西的黑人村落，穀瀨一走，那被劫的女黑人狂叫起來。村中別個婦孺，也跟着號哭。這一來把全村散在林中河邊的武士，都叫了回去。那些武士聽見那個白色魔鬼，今天又闖入他們家中，嗚嗚他妻子，劫了許多箭支，飾品，食物，都狂怒起來。縱然平時見他同巨猿在一起行獵，行蹤非常詭祕，有些怕他。到了忍無可忍之時，也想同心協力，把這魔鬼剷除他，省得留在森林，貽禍大眾。集議之後，挑選了二十多名善走的

勇士，趁着穀瀨亞克德經過之處，蹤跡尚在，直追下去。穀瀨等劫了幾次，都沒有人追趕，就大意了，以為這些黑人都是無能為的。這一次走得又慢，又是走的上風，既無疑慮，所以一些沒有知道後面有追兵緊追。這一隊黑人是會長古負圖自己帶着來的。古負圖雖在中年，却還精明勇敢。帶着部曲追來。剛好在穀瀨同巨猿爭鬥之時。聽見聲息，尋蹤而來，剛見穀瀨殺死猿王，同梅玲亞克德站在一起。古負圖一見梅玲是個長身玉立的白種女子，不覺愕然。約束部下，暫緩進攻。就在那個時候，巨猿們來了。看着穀瀨同那少年巨猿相搏，戰勝巨猿。大眾更是驚異。等巨猿們走後，林中只剩下穀瀨梅玲。一個黑人指着梅玲手中握着的一件東西，佈着古負圖耳朵輕輕的道：「會長！你看！我同我哥哥在鄰村阿拉伯會長處做奴隸之時。我哥哥替那會長的小女兒，做了那個傀儡，他常常玩着。因為是我哥哥琪鈞替他做的，所以他把這個傀儡，叫作琪鈞。我們沒有逃出來之前，有人把那會長打倒，劫



去他的女兒。這個女子就是會長失去的女兒。會長現在

殺瀨飛來。一支正中他的肩頭，一支却中在腿上。把他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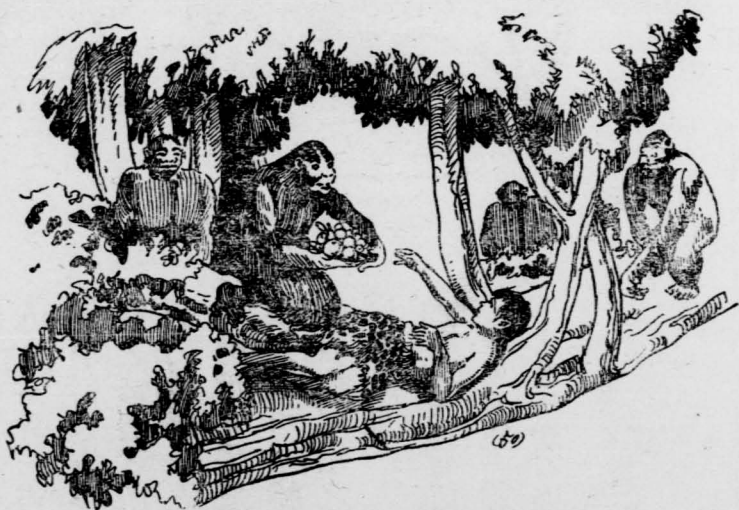
懸着重賞，在那裏尋。會長若是將他拿住獻去，一定可以得一筆鉅款。」他們在那裏商量劫取梅玲，殺瀨一些沒有知道，巨猿們走後，他滿腔中貯着愛情，文明社會，已經付諸泡影。就是目前的倫敦既不能去，也只能把他歷史上的古羅馬帝國。現前世界之中，覺得只有兩個人，一個殺瀨一個梅玲。所以把手臂又輕輕摟住梅玲，撲到胸口，同他接了幾個吻。不料好事多磨，一聲吶喊，林中殺出二十多個黑人來。殺瀨迴身迎敵，梅玲也挺着一支很輕的標槍，戴着野殺黑人們把手中標槍，飛蝗似的向



殺瀨迴身迎敵，梅玲也挺着一支很輕的標槍，戴着野殺

倒地下。梅玲一些沒有受傷。黑人見已得手，一擁而上，想把殺瀨殺死，把梅玲拿住。還沒有走到跟前，亞克德聽見喊殺之聲，知道不妙，帶着衆巨猿，前來救援。看見殺瀨已經給他打倒，一齊向那些黑人攻撲，咆哮之聲，響徹林表。古負圖知道同這些巨猿戰爭，是佔不了優勢的，抱起梅玲傳令收隊回村。巨猿們隨後追趕，咬傷了幾個，把一個跑得慢些的，生生給他們咬死。照他們意思，還想追上去奪回梅玲。把全體黑人咬死。却給亞克德喝住。一則殺瀨受傷，死生未卜。一則他看梅玲，本來無足輕重。帶

在身邊，反足使人受累。這一來倒便宜了這些黑人。跑回去一看，穀瀨因為流血過多，已經暈了過去。亞克德替他拔去標槍，把受傷之處，一一舔過。抱着他回梅玲住的巢中去躺着。他的收拾傷痕力量，到此為止。至於舔過之後，會好與否，只能付諸天命。虧得穀瀨身子結實，並沒有送命。幾天以內，發起燒來，亞克德怕有飛禽走獸，前來傷害穀瀨，帶着他部下，在樹上看護。他行獵地點，就在左近。不敢遠離。知道他發燒時口渴，時時採些有汁的果品，給他解渴。盡心看護，居然慢慢把他創口醫好。氣力也漸漸恢復過來。在巢中臥病之時，睡在梅玲常睡的皮上，想起梅玲，不知現在何處，記念之苦



他知道他發燒時口渴時採些汁的果品給他解渴

比自己受的傷，還要痛苦百倍。因為想救梅玲，不肯就死，因為想救梅玲，希望早日就痊，恢復舊日氣力，好去尋找。只知道他落在黑人手中，不知現在他還在人間沒有。想起古負圖部下，是個食人蠻族，怕梅玲已遭毒手，不覺有些戰慄。一天天過去，病中日月又加上急於望好，格外覺得長些。好容易創口復原，精神也蘇醒過來，有一天居然不用亞克德扶持，自己可以下樹。從此又吃起血肉之食來。這些食品，都是憑着亞克德的智力出去獵來的。他一進血肉之食，力氣也逐漸恢復過來。等身體完全復原，可以自由行動，纔辭了亞克德，上古負圖村中去訪尋梅玲。

(待續)



人人當有一吉利保安剃刀此乃  
 欲有舒適安穩潔淨而又省時省  
 費之修面者所必需耳凡剛硬不  
 馴之髭鬚一經此銳利之刀鋒即  
 可應手立淨毫不覺痛且無需手  
 術人人可用雖年老病後力弱手  
 顫者均可用之其妙正同於青年  
 康健人也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分售惟購時須  
 認明真正吉利保安剃刀及刀片上  
 之菱形鑽石商標方不致誤

上海廣東路一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買勒洋行  
 同益洋行  
 經理

# 盜賊與文學家

Le Voleur et le Savant

法國 Champfort 原著  
吳韻清 譯

麥利安教士是一個清靜而貧苦的人，不與外務，除掉他研究他們哲學之外；他沒有傭人，而且他總是在牀上用功的，他的牀不是木頭所製，他的褥子在他的頭上，還加着一頂帽子，兩條腳管掛在左右邊。一天早晨，他聽見有人敲門：「什麼人？」——開門……他就用手一拉小繩，門就開了。

麥利安教士並不留心看進來的人：「你是什麼人？」——拿銀子給我？——拿銀子麼？——是的，銀子——呀！我懂了，你是一個賊人——不管是不是，我祇要銀子。——實在的，你該當要的？既然這樣！你在這裏找罷……」

他伸着頭，指着一只腳管；賊就尋找：「這麼！一些銀子都沒有——是實在沒有；到底有一把鑰匙——這樣！這個鑰匙……——這個鑰匙，你拿着他——我拿在這裏。——你到櫃面前去，開櫃……」賊開了櫃，拿鑰匙放在別的抽屜裏面。『放着，不要翻亂了這些是我的紙頭，混帳東西！完了沒有？這些是我的紙頭；在別的抽屜裏面，你就找得着銀子了。——在這裏了——這樣！你拿去罷。關着抽屜……』賊逃走了。『賊先生，請你關了門，豈有此理！他竟讓門开着……賊狗！又要叫我冷冷的起來！惡賊！』教士赤着腳跳下來，關了門，他又重新到牀上去用

他的功，他一些不想，拿什麼去給他的午餐。

西國文學家類多拓落不羈，如法國之大仲馬

Dumas Père 之狂用金錢。囂俄 Victor Hugo 之

終年髮亂如茅。蓋皆專心於學。其他則皆置之度外。

此篇之麥利安教士 L'abbé Molière 以袴置頭

頂。再加以帽。終日據床。及赤足關門等。殊使人發噁。

然此數斑。皆描寫文學家之怪僻。而余適料此輩文學家。倘無饑寒之患。必終年不食。且赤裸裸地而用

功矣。一笑。

癸亥中秋月夜韻清戲識於韻香閣

# 道爾敦制

雲 根

一個老學究同一個新教育家辯論道：「現

在的丘八專橫，和土匪的猖獗；那一定是為

誤行資二墩制的弊病。」新教育家從鼻子

眼裏頭哼了一聲，說：「那不是學校誤行，恐

怕是先生誤會罷！」

# 徵文揭曉

第十五號

今後的我

第十六號

摸鍋



張小坡

# 今後的我

第十五號

H P 學校在大考後，照例的放兩月暑假；自然有許多同學們，以為逃過了這次難關——試驗，彷彿是把千斤重的擔子如數交還給他——教員；自己落得無憂無慮，放蕩不羈的快活一遭。

第二天早晨，有的揹擔着行李，準備叙天倫之樂；又有的將費資湊合攏來，預備幾許的菜肴，作為同學們最後的餞別。於是你一聲密斯忒……我一聲密斯忒……喊得分外清晰而響亮；幾乎這所斗大的寄宿舍，多謝伊

們的福蔭，擡到半空中去了！可是在這個當兒，祇有五號自修室內，靠近書桌前的椅上，坐着一個約模二十四歲的西裝少年——康麗蓀；沈默寡言地將左手支頤撐着自己的下顎，兩眼骨碌骨碌的朝天上翻，眉額蹙成一個三字式的綯痕；既不是想加入伊們的酒肉同盟會，當然不是忙於要歸里；委實是拿着一樁事，解決不下；腦海中似乎被那不可解的問題佔住，衝來突去，時刻不寧；自己雖然用力鎮靜着，無奈心房中兜的突突亂跳，好似十五個吊桶一般，七上八下；剛剛把疑團逐出身外，一剎那間，又被無數的「憶馬」追回，保守伊神祕的思索；他這麼

想了好久，終於不得要領；連忙把身子掙扎了起來，同時將兩手負在後脛上，放開脚步，依照平常走路的姿勢，在房中踱來踱去——打着圈兒；腦海的思潮，一起一伏，仍舊繼續工作；可是思想的程度，漫漫地增高，彷彿是向着一步步的脚步中銳進。

五分鐘過後，他停住了脚，口裏微微的說道：「今後的我，又怎樣呢？啊！五年的代價品——畢業證書和學位，不是明明維持「今後的我」的護符吧！還着慮做什麼？這未免太愚蠢了！」一面是這樣說着，一面把眼光斜釘着放在桌上的那紙文憑上，覺得紅綠花樣匡中裏面的幾個字，字字可貴，看得比什麼寶貝還要緊，這誠然是一字可以值千金的了！

籠蓀找着了進身之階，身心也就安如磐石；於是一個兒倒在沙發上出神，暗暗地自慶，以為有了護符，儘可以飛黃騰達，奮出囊中，發揮自己一點才幹；少不得實業界就是我的立足點；祇是現在中國的實業，究竟怎樣？

是不是賴人提倡？既然自己常抱着改造社會的期望，這正是我的機會到了！不過處於黑暗的社會裏，今後的我，就須時時注意着，切莫倒教社會把自己改造去了。他引入非非，不禁自己好笑起來，連忙閉着眼睛，默禱上帝的福佑——提攜自己的志願；滿疑「今後的我」是後進的先驅者；是社會的改造者；是人們的崇拜者；尤其是在這污烟瘴氣的中國裏，可算是鳳毛麟角……他縮小他的呼吸，是這樣進一步想着，越想越妙；桌上的時計，彷彿是受着他的感應，發出牠那有規則的聲音——地塔……地塔……不徐不徐間接地和他的鼻息聲相酬答。

他伏在那裏做夢也發很價夙願；兀自甜蜜的想着，——尋那由學校生活進而至於社會生活的途徑。湊巧不上好久，他拿了這張介紹自己的證書，做到了一員工程師，雖是一個小小的職務，好在自己存着改造社會的觀念，不妨厮混幾年，再作計較；主意已定，自在必行，不一



會兒，又有人聘他去當任一名經理，自料到底比較好擺佈些啊！計上心來，當然辭掉工程師一職，可是廠內的工人，不下千餘，一天的支出支入，指使工人搬東搬西，統是他分內的事；免不得要擺點經理架子，有時一副和顏悅色的面孔，沈放下來，故意換一副咕噥不生的假面具帶上；有時慷慨捐輸的態度，頓時變成一毛不拔的吝容；雖是一個人身，幾乎世間人的假面具都戴過了。

一次，政府向他的工廠借貸，說是由印花稅款項下撥還，他當時不得不允許，過後莫說是還，連信都沒有了！接連又鬧着什麼勞工問題，廠內的工人，包圍着經理，要求增加工資，和減少工作時間；他起先那裏肯承認，落後禁不住他們的譏言謾罵，瞎吵糾纏，聽一些打倒資本家主義，和聯盟罷工的話；不免有點害怕起來，祇得退一步想着，算了罷！究竟伊們也是一個人呢！也有妻室之累咧！縱令加他少許薪資，也不妨事的。於是照伊們的請求，圓滿答覆下來；就算一天風雨，宣告收束。

工廠的出品，老不行銷；是這樣年底結算，支出過於支入，廠內既有這種危機，無形停頓，他暗自地呼晦氣，怪道提倡實業不是一樁容易事呀！惱恨自己不該涉足實業界，現在弄得孤掌難鳴，事與願違，改造也無從改造起，倒不如向教育界發展的好咧！

人的涉世，多麼是隨着環境而變的；他的環境支配他脫離實業界遷就至教育界，志願是同一樣的導線；那麼！身和心決不會背道而馳；又加以自己享負實業界的盛名，固然不費絲毫力量，幾分鐘內，最容易完成自己的慾望。

四

一間精巧的辦公室裏，近窗的左邊，放着一個寫字檯，右邊位置一個堆滿了洋裝書的書架，壁上的字畫，借着電燈光的勢力，把視線反映灌注在坐在寫字檯下首的西裝少年的面孔上；故意現出嚴肅的態度，似乎說：「這位就是C F學校的校長啊！」

少年隨意在信匣內抽出一封公函，展開一看，不禁

額頭一縐，心裏惱不賴煩，逞口罵道：「難道清高的教育界也同你弄無聊伎倆嗎？」說完這句，將信重重地向那邊一擲，偏偏這頁斷片的信，是受了主人翁吩咐而來的，似乎硬要發生點效力，經微風一吹，便狐假虎威，亂飄亂舞的落到地上；幾個像槍桿勢力的字，觸着眼簾，格外現得刺眼。上面寫的是：

「……貴校招考新生，學額無多，茲有敝親李原華者，零陵人；失志向學，遠道而來，祈先生鼎力維持，與以取錄；以宏作育。爲盼！端此順頌教安！」

第一師師長……啟

論理，這種函件本可置之不齒，但是他們到底是有槍階級者啊！萬一得罪了；於自己的位置，險些兒蹊蹺。祇得免強強委曲求全着；無奈這樣的信，有加無已，每天至少要接到十幾封；那就不免犯着顧此捨彼的毛病；因此結下了一種仇恨，醞釀了好久，赤裸裸地暴發起來；結果乃是學生受人利用，宣言請願，驅逐校長。

他受了這次打擊，又是氣憤；又是懊惱；瞎呢也不會想到神聖的教育，竟會困制在軍人肘腋之下；留着這些污跡，鬧出許多笑話來，一肚子的苦衷，無從可訴，初開的本旨爲作育人材而廁身教育界，誰知結果，適得其反，咳！改造社會，到底從那裏着手呢？

好，有了！根本解決罷！中國的政治，亂七八糟；簡直是無政治可言；換一句話說，——等於零；政客固然是良莠不齊，但是真正的政治家，又有幾個？此行，不妨到政治舞臺上去走一趟；或者可以衆濁獨清，挽回狂瀾，現現身手。哎呀！可怕！內面不是一隻一隻的黑手，向那重重黑幕裏面拖罷！就是一個冰清玉潔的人，入了那層「罪惡關」，也會把自己本來面目忘掉呢！不獨如此，就是一顆良心，窩地的黑透了，這還了得。

運動，請酒，鑽營，謀缺，附勢，趨炎……作惡的種子，——也許是官場的現形寫生；這萬萬的使不得他拚命的把身子掙脫，嚇出一身冷汗，下肢一陣疼痛，直達天庭；驚

醒了他，原來是一場「邯鄲夢」呀！身子安放在沙發上，那裏有這一回事。

籠蓀霧時睜開朦朧模糊的眼珠，呆呆地望着桌上的代價品；同時夢中隱事，一幕一幕的陡上心頭；免不得



## 摸鍋

北京的地方，是五方雜處，良莠不齊。故此社會情形非常複雜，風土人情也與其他地方，大不相同。即如在各省最通行，各國極注意的北京話。表面上看來，字句甚是清晰，很容易聽得懂。其實骨子裏，有些區別。大概可以分出，爲普通的京話；俗語；各行的行話；切口語；俏皮話；種種的名目。就是東西南北城，和內外城的音韻，也多有不相同的。並且各有各的習慣語（即口頭語）非久在北京居住的人，不能都理會得。單講北京最流行的俏皮話，有指人說的，有指事說的。比方有一個人，手裏很有幾

感覺皮膚緊張，細包上面的纖毛，一根根直豎；背上似乎潑冷水一般，牙關顫動得非常利害；彷彿是這樣說：「實業界；教育界；政治界——人生的途徑；統是這樣的經歷，可是今後的我——自命改造社會的我，又怎樣呢？」

### 第十六號

個錢兒。終日閒居，無所事事，花天酒地，任意胡爲；臨了歸齊全是在錢上吃虧，自己還不明白是怎一回子事。這就叫作瞎摸海大癩頭，又喚作無頭蒙，或迷蕩鬼兒。就彷彿南方比喻的癩生一樣。若是有人遇見一件極不好辦的事，還非辦不可的，叫作海裏摸鍋。丟了東西找不着，喚作大海撈針。諸如此類，極多極多。不但一時說不了許多，並且還有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昨天有人說中國統一，如同海裏摸鍋，一點也看不見底似的。我聽說這「摸鍋」二字。就想起去年有一個女僕行竊。就用這家庭簡易的

偵探法子「摸鍋」偵查出來的。事實頗滑稽，且極有趣味。因爲那句「摸鍋」的俗語，就想起這件「摸鍋」的事實來。記得婦女雜誌上，登過一篇新圓光。也是偵查家庭失物的法子，可和「摸鍋」不一樣。故此我把「摸鍋」探案記載出來。現在世風日下，人心難測，僱工僕，尤爲不易。家長裏短，難免不有這類瑣碎的事情發生。若照這「摸鍋」的法兒，姑且試一試，也許有一點效驗罷。

僕婦杜氏，面團圓常常帶着笑容。除去她每日應辦的事情而外，別的事一點也不肯管，就愛貪睡。作事的時，候，也不多說一句話。見之者，都說她是一個謹愿誠實的人。杜氏生平信佛最虔，對於同伴們，亦非常和藹。所以我家裏的上下下，沒有一人不誇獎她的老成。並且她穿的衣服也很儉樸，並不大喜歡換件新的穿。有時旁人問她，爲什麼要這樣骯髒？她必定說一套很有道理的話，回咐他們，無非是爲人作嫁，盡責罷咧。何必在乎修飾不修飾呢！……故此衆人都知道她太直性，就不願聽她

希落的話，也就不跟她透近便說閑話哩。她平常日子，一文錢也不花費，一點嗜好也沒有。不過她有一樁特癖，就是愛偷嘴吃。比如我家裏預備的點心小食，或是小孩子們買些水菓，她必設法偷些吃吃。所以她的伙伴，都瞧不起她，碰巧還給她幾句刻薄的話。好在她也不大介意，並不以爲事的。按照北方習慣，老娘們偷嘴吃，是婦女們之大忌。稍爲有點廉恥的人，無論如何沒錢愛吃，也不肯作這種下賤的事。因之她的女主人，恐怕她臉上掛不住勁，難以爲情。反到看不下去，攔阻僕人，不要挖苦老杜。故此常說，老杜是個貧寒人，（北方呼喚老媽子的通稱。如姓王就叫老王，姓杜叫作老杜。如若女僕年紀大些，或是久住的陳人，就叫作某媽。年輕的女工，喚作某姐。）又很厚道，初次來到這大地方，又住的大公館，沒有看見過的東西太多，那能不服熱嘴饞呢？你們常常告訴她點，叫她改改脾氣，要有外人看見，不要叫人笑話嗎？……因此她的伙伴們都知道主人取下以寬，很能原諒。他們也就不肯

拿老杜偷嘴吃，當作口頭禪，再話她的短處了。其實是老杜故意裝癡作傻，掩人耳目。帶着假面具，好下手偷東西呢。

老杜上工，業已匆匆三個多月了。但是她的家鄉住處和根底，誰也不知道。僅僅曉得她是一個鄉下人哩。假如有人間她，是什麼地方的人，她也老沒說過實話，今天說是南鄉，明天就說北鄉了。並且她也沒有過親友來看她。不過有一個十六七歲孩子，常來瞧她，說是她的兒子。所以乘人越起疑，可是仍然摸不着頭腦。自從老杜上工之後，我家裏，就連二接三丟東西。雖是小小不嚴，不值些錢。日久天長，數也可觀。況且賊走熟路，要是偷慣了手，丟少還不愁多嗎！所以我叫他們加意防範，然而老沒拿住憑據，也不能說準是誰偷的。因此他們男女工人，都說老杜沒來之先，多少年也沒丟過東西。及至她來之後，就接連着丟東西，這不是奇怪的事情麼……不過老杜性情，稍為特別一點。辦事作活，也沒錯處。除去嘴饞而外，別的

色憾，沒看出來。雖然是人心隔肚皮，作事兩不知。可也沒把她的手腕子拿住。就不能賊證齊明，指明是她偷的呀。就是老杜的兒子，來的時節，她們母子，必定叨叨半天，而且聲音極小。比方有個別人，在一起坐着，她們就啞口無言了。不過她的兒子臨走之時，老杜必然交給他些東西，叫他帶着回去。假若門房有人問他拿什麼，她必說道，她兒子在買賣家學徒，待遇很苦。今天特地來看我，順便把他上次交我洗的衣服，給他帶回備用。門房裏的人，因為人家是母子，說的也光明正大，就不能十分干涉。後來連發現幾次丟東西，也並沒看見老杜什麼時候運出去的。因此老杜母子十分得計，更敢狼狽為奸。一個去偷，一個作接應，裏勾外連，鬼計多端，就為所欲為了。俗語說的好，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可見天下為非作歹的人，不論如何精明機警，也沒有能够伴逃法網的。杜氏母子，心計甚工。故意作出老成癡態，矇蔽衆人。她雖也知道，竊偷犯法，但是她生來黏愛小的天性，是改不過來的。這正是應

了「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難移」的兩句話了。故此她遇有機緣，方始一試。每偷一次，斂跡甚久。看看風聲不緊，才將偷的東西，暗暗的交給她兒子帶走變價呢。可見她是借傭工之名，作行竊之實的。並不跟外邊竊賊的法子相同。既無洩漏之虞。她的伙伴，亦難知其底蘊。就是她的主人，也叫顧的很嚴，決不注意她，僅僅知道她是鄉間貧婦，眼小嘴饒而已。不過日子一長久，那能不露本相呢！

我家僱用一個拉包車的人，姓王，叫王廣盛。是山西平陽人，年紀不大，二十多歲。夥伴們都叫他王老西兒。人品極好，跑的也快，一點外務也沒有。他自己又用他歷年積蓄所掙的錢，買了兩輛洋車，（註一）賃給旁人，得些車租。他自己常說，我是一個賣苦力氣窮命的人。在外邊拉散車的時候，早早晚晚，風風雨雨的，很不容易。出去繞了半天，碰巧還遇不着坐兒，（註二）一文錢也拉不着。再要遇見一個強橫的丘八要兩車，不但不給錢，還要吃些苦頭。種種困苦，實在沒法子說。簡直的這拉車的行檔，的確

不是營生，實在是拿人類當牛馬，但分有一線之路，千萬也別幹這行了。再說自己辛辛苦苦的，好容易賺幾個錢。還要胡作非為，真是自己對不住自己。何況拉出車去，不論拉錢不拉錢，車主是一定要車分兒的。（註三）打算拖欠幾天，哀告哀告，那簡直是沒聽頭，算是白費話呢。而且自己的性命也不是鹽換的。拉車的靠頓兒吃飯是不行的，必須吃零嘴兒，不可太吃飽。沒錢買東西吃，肚子不答應。零買比頓飯還貴，吃太飽了跑不了，不吃東西，也跑不了，實在不容易的很。原本就是黃鼠狼單咬病鴨子，再要胡為，那就是望鄉臺上唱蓮花落，死拉還耍樂呢。不過拉洋車的人，大多數犯這宗毛病。稍微餘數幾文錢，氣餒就長起來。把本來面目，同那些苦惱，就都忘了。不是嫖就是賭。再要拉上包月車，穿上一件特別標識的衣服。連自己姓什麼，能够吃幾碗飯，也都不知道了。這些人，真正不度德，不量力的很。所以我那兩輛車，租給人家，車分比別人的賤，車比人家的乾淨華麗。我知道拉車的苦處，我也曉

得別人苦處，所以我也不擠對別人。車分早給晚給都行。拖欠幾天，我也答應。再說我現在又拉上包月車，活計少，工錢多。主人待遇又寬厚，也不催快車，身子也不累。我也用不着花錢，有吃有喝，真舒服極了，故此我也不能因為小人乍富，改了我的秉性。好在賃車的人，都知道我好說話兒，他們也不肯拖欠我的車租了。這就是以仁待人，以好換好。我不欺負人，別人也不好意思欺負我。不但待伙件們，要兩好換一好。就是主僕分上，也是兩情相投，人心換人心的。所以我們作僕人的，凡事應當存畏懼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善良柔和的主人，就是乖僻的主人也要順服的。存心誠實，必得基業的賞賜。那些妄爲的人，也必受些妄爲報應。故此我們作僕役的，既是以誠意待主人，主人也必定以誠意待我們了。……老王心慈面軟，對誰都是很和美的。就是同伴們有爲難時候，他也必借給些錢，也不肯要利息，還的日子也隨便。使他錢的人，也都說，好借好還，再借不難，決不肯該欠或詐騙不還的。因為

他，人緣好，同伴兒們，也向來沒有跟他口角的。所有閣院的男女工人，都很器重他。就是老王對於小孩子們，尤有耐性。所以小孩子們，也都喜歡叫王老西兒哄着玩。他天天拉車回來，也不上旁的地方去。在家裏幫着旁人作事，永遠不辭勞怨。至於他得的每月工資，分的零錢，都有一定計算，不肯濫用的。分出一半，給他父親，滙到山西度日。餘出一半，積蓄起來。再有餘數，就做衣服，也不吃烟喝酒。所以他的衣服行李，都很整齊，和新鮮。從先他來的時節，住在門房。後來因爲門房太亂，又係錢財有關。就搬到東裏院，廚房裏屋去住，爲的是清淨。現在廚司告假回家，就贖他一人居住。把他自己東西物件，擺設的有條有款。收拾的也非常潔淨。雖然公館院子大，房子多，可是廚房在東裏院很僻淨。無論什麼外人進來，都要從門房經過的。每逢他拖車走出，就把他住房，裏屋的門關上。也不上鎖，就很放心的走了。

有一天，王老西兒拖着包車，送我到澡堂洗澡去。這

個功夫，女僕杜氏，手裏拿着一個洋磁盆，預備洗衣服，就到廚房溫罐（註四）裏打水。進得房來，看見裏屋門，倒帶着未鎖。她就將盆放在爐臺之上。慢慢兒把門推開，悄悄兒脚步，進到裏屋。她平常日子，看見老王的舉動，很有個寬綽的樣子。不但常常換衣服，並且聽說還有幾輛洋車出租，餘外還放些賤吃利錢，大約趁兩錢兒。故此她的心中，很羨慕和氣恨，早有偷他的成見。但是老不得下手。原本打算，再住上一個半月。把上頭的要緊值錢的物件，拿上幾樣，不等發作，趕緊告假。一走一了，就不要緊了。臨走之先，再跟老王套個近便，向他借幾個錢兒。錢一到手，一走了事。然而老不得手。今天到了廚房，可巧廚司告假。老王拉車出去未歸，屋裏一個人也沒有。這不是天使其便麼！真是活該的事。大着膽子，輕輕兒走到屋裏。東瞧西看，四下張望。看見坑（註五）上有兩分兒舖蓋。上首的行李上，有些浮土，好像幾天沒打動的樣子，一定是廚司的。嚙下首有一分乾乾淨淨的被褥，心裏說，一定的老王的東

西。再看行李上邊，牆上釘着一塊吊板。板上頭放着不少包袱，大概都是包的衣裳。除此之外，並沒有一個箱子匣兒。老杜心裏盤算，老西兒這樣趁錢，怎麼不放在他的臥房呢？多少不能定規，大約一定有點，在這屋內。先不管怎樣，上得坑去看看再說。正在自己納悶，忽然聽見窗外，有一陣脚步聲音。側耳一聽，是院裏小孩兒們要上街，買東西吃。賊膽心虛，跳個不住。因此沒敢動手，復又恐怕小孩子們，由門口回來，到廚房來找老西兒。哄他們說笑話。若是碰見，多有不便。趕緊下坑，也沒顧得穿鞋子，跣足輕步，慢慢兒把門關上，上上牽棍兒。（註六）從新上得坑來，打開老王的舖蓋一看。行李裏邊，裹着一個小木匣子。用手顛了一顛，不大沈重。僅僅的花拉花拉作響。及至打開一看，匣裏有一個小白布包兒。包裏放着一塊閃亮銀表，上面掛着一條銀鍊子。問問分量，約有二兩左右。餘外有三封舊信，幾枚銅元。一樣一樣的，都取出放在坑上。自己想了想，表雖不值什麼錢。鍊子是銀的，總能值幾個。有道



是賊不空過，把表揣在懷裏再說。復將布包照舊包捆好了，仍然放在匣內，捲在行李裏邊。擡頭一看，木板上的包袱，拿下兩個來攔在坑上，把手伸進去摸一摸。全是單衫衣裳，從包袱角縫裏看看，沒有什麼好東西，都不值錢。再說也不好拿出，所以並沒打開，仍舊把兩個包袱放在吊板上。正在坑上觀望，揣摩他們的錢財，放在那裏，忽然聽見外院有人說話。所以沒有稍帶廚司的東西，急忙下坑穿鞋，開門出來。打了一盆溫水，就出廚房，回到他的下房去了。將要放下水盆，外院打雜的陳三，進到裏院。告訴她說：「你的兒子找你來了，在門房等着呢。」老杜道了一聲勞駕。心中暗自歡喜，她兒子來的湊巧。今天的事，決計發見不了，不能露白的。就跟着陳三一同到外院門房去。一邊走道，一邊故意沒話找話的說道：「廚司府也不是告幾天假，怎麼今天還不回來呢？竟叫你們幾位忙活，大概快回來了罷。門房的人，都不愛理他。陳三也是唯唯答應，也不還言。」老杜到了門房院子說道：「狗兒你纔來嗎？你跟我到

房坐坐去。我把你前天交給我洗的衣服，我去取來，你帶回去換換罷。狗兒就在廚房門口站着，也沒進到屋內。不一會兒，老杜由裏院下房出來，手裏拿着兩件舊衣服，用報紙包着。故意裝腔的說道：「你穿的衣服，太骯髒了，我費頂大的工夫才洗乾淨。破綻也補好了。你拿回店去換吧，別的事沒有，你走罷。你要過門房的時節，你進去，叫他們衆位，看看你的衣包。賣什麼么喝什麼，宅門的規矩，應該遵守的。」一面由懷中把表掏出來，用手巾包個小包，偷偷兒交給杜狗兒帶出去。小聲叮囑，不要露出馬角來。復又大聲說道：「昨天老張家去了沒有，我那個破櫃子，他要買的時節，你告訴她，少十塊錢不賣。合頁是白銅的。現在這樣貨很缺，你可不要大意了。其實是告知狗兒，表實十塊錢。鍊子是銀的意思。她們母子二人出了東裏院門，老杜故作鎮定，也不送她兒子，竟自走回裏院。杜狗兒到了門房，照例說幾句客氣話。叫他們驗看衣包之後，就出大門走了。我在澡堂沐浴完畢，將要理髮。忽然想起，晚間有人

請我吃飯。我就叫堂役把車夫叫上樓來。告訴他今天有飯局，回家必不能早。你趕緊回公館取燈，並且告訴他們，我不在家吃晚飯。好在此間距公館不遠，快去快來。天早，我還要到旁的地方去。車夫答應而去。等到我理髮已畢，衣服穿好。眼看鐘點已到，車夫還沒回來。我正在着急，憑窗外眺，方見王廣盛喘吁吁疾走而來。滿頭是汗，赤脖紅筋的，到了樓上。我本要責斥他幾句，因為什麼這樣就誤呢。一看老西兒的神氣，是着急的樣子。就改口問道：你回去好久，纔慌荒張張跑回來，上那兒玩去啦？老王答道：那兒也沒去，剛才把燈取回來。咱們公館又丟了東西了。我問他丟什麼？他說：我回到公館，到了廚房裏屋，把電燈取出來，裝好了電石。我恐怕晚上回來遲，打算拿件衫襖，帶着防寒。剛一轉身，看見行李捲差樣。牀桌底下毯子邊上，露出兩封舊信，信底下有八枚銅元。我想這些東西，是在行李裏邊小匣兒裝着。怎會跑到外面來了？莫非有人上這屋裏找東西……不能呀。再說這間屋子裏面，除去我

的零碎什物而外，就是廚子的。沒有旁人的絲毫。而且廚子回家，尚沒回來。這是誰洩氣，跟我鬧着玩哪？我心裏正在胡思亂想，將要上坑拿衣服。一擡頭，看見衣包舊樣子，也打動了。上頭的白包襖，跑到下邊來了。上下倒置，趕緊打開一看，各包均不短少，一件也沒丟。大棉襖裏衣襖，放着皮錢夾，有三十二塊錢。數一數，也一文未失。心裏說，這是怎麼一回子事？真真奇怪極了。難道還有好心眼的賊？看看就走出嗎？於是把包襖從新包好，仍舊放在吊板之上。灣腰又把舊信和銅元拾起，打算仍然放在舖蓋裏邊。好趕緊帶着夾襖同電燈望回來走。及至打開小匣兒，我放的小布包倒是沒丟，拿出一看，裏面是空空如也。連表帶鍊全都丟了。我趕快下地，到了門房，問問他們幾個人，誰跟我開玩笑，把表給我藏起來了。大家都說沒到你屋去，你不要訛詐。我說是真丟了，並不是鬧着玩，騙你們。這個時候。正趕上門房的管事，何先生由外邊回來。一問情由，又問今天有沒有外人來。陳三就說，除去老杜的兒子

杜狗兒來了之外，別人誰也沒來過。不過他們母子在廚房外邊，說了幾句話。進沒進屋，我可沒留神。可是不大的功夫，拿着老杜給洗的衣服，就走了。何先生聽完這話，心思半天。就說：我到你住的屋子裏看看去。於是進到廚房裏屋，看了半天。他忽然問我道：你光腳下地，做什麼來着？我說沒有。他又說道：你看你的牀上，有半個很不清楚的浮泥腳印，並不像是鞋印，鞋印沒有這個樣子。這真是怪事。既然是一個腳印，就應該是鞋印。因為穿鞋上坑，或者有的。決沒有不穿鞋履，光着襪底在地下走的道理。再說坑上，那個襪印有泥。這明明是有什麼急事，光襪下地，不顧穿鞋的樣子。呃，我明白了。一定有人到這屋來，怕人聽出脚步，卸履而行。不然，就是上坑之後，履已脫去。復又想起外屋忘下東西，恐留痕跡，趕緊回取。所以復又下榻，到外屋取東西，回來又把裏屋門關上。這都是細心的地方。及至上得坑來，襪上有泥，所以毯子上落了一個泥印。你不看這裏屋地下，沒鋪磚，全是土地，那能沒土。我想，決不

是故意設此迷陣，掩飾衆人的意思。一定是偷表的粗心。起先到是細心來着，後來功夫大了，心裏着慌，才留此破綻。至於陳三說是杜狗兒來過，我想決不是他偷表。你想這上坑下坑，關門打包，打捲行李，亂七八糟的，功夫極大。杜狗來了，不大一會，那能有這樣快手呢。大約是另外一個人罷。何順說完之後，又問我：你的表，何時放在匣裏，昨晚你帶着沒有。我說：昨天晚上，臨睡之時，把表放在匣內。用布包好，省得廚房爐皂的煤煙子，燻壞生鏽。向來白天帶完，都是臨睡時收拾起來的。今天早上，又拿銅元，買燒餅，表還在包裹呢。現在包雖在着，表可丟了，信和銅元，都跑到匣子外邊來了，這還不是叫人把表偷去嗎？何先生說道：表是已經丟了，叫誰偷去，現在還不能知道。你也不用着急，咱們慢慢兒找，沒有不透風的牆，十里地還遇不見一個禿子麼？再說這幾個月裏頭，丟了好幾次東西。雖說不值錢，可也不能常此以往。即便上頭寬容不追究，我們在外邊跑腿兒吃長安路的人，也吃不起這個名氣，擔

這不體面的嫌疑呢。你回來取燈，已經很久，趕緊走罷，不看主人等着急。我這才回來，急得一身是汗，恐怕太晚了，您先僱車走的。請您給我作主，追究追究。我就說道：何順說的不錯，常常丟東西不像話，等晚上散筵席回家之後，再說罷。

我在友人家裏吃完晚飯之後，時候已經不早。回到家來，何順進來見我，就如此這般的一說。我聽完始末原由，就向何順說道：你是多年老陳人，又是門房管事的。從前你伺候老主人多年，現在又幫我的忙，前前後後已經有十多年了。況且你爲人謹慎，任勞任怨，我也信得過你。就是拉車的老王，也非常忠厚。人緣又好，決不是忘恩負義，奸狡浮滑的人。而且你所說的話，是不錯的。要常常丟起東西來，那就實在太不像話了。我想這次偷表的人，同上幾回是一個人。並且不是外來的人，一定不出乎咱這院子的。依我的意思，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你也不用多心，辦好辦壞，全不要緊。頂好偵查出一個實據來，私自了

結。查出人來，亦不要難爲他，總要婉言勸解，開導開導。我們不可爲惡所勝，應當以善勝惡。使他們離開惡道，悔改惡行。尤須囑咐王廣盛，切不可大驚小怪。若是一經報官，不但費去多少周折，還不定找得出，找不出。再說你們嫌疑的名聲，傳出去也不好聽哩。何順說道：我現在雖然不知道是誰偷的，心中業已有點預料。我想女工老杜，來宅之後，院裏丟了好幾次東西。即說不是她，她也脫不了乾淨。何況她的舉止動作，裝聾作傻，全是故意作態。遮人耳目，決不是真正誠實謹慎的人。就是她來的時候，也沒有舖保。僅由賣豆腐老白舉薦來的。據開她跟老白並不是鄉親，因爲常常買豆腐才認識老白，借架兒託老白給她找事。我老要跟您說，望她要舖保；或是叫她下工。不過上頭都說她老實，我也不能故違衆意的。她來了這些日子，始終也沒套出實話。她兒子來過幾回，也是賊眉鼠眼，東瞭西望。我雖不敢屈賴好人。但是她沒來時，沒丟過一草一木。她來之後，就三翻兩次丟起東西來。這不是可疑的

地方麼？不過老王今天丟表，還算便宜的很。要是賊得了手，那包袱裏的三十幾塊錢，還不都拿去麼？我查看那屋子所留的破綻，決不是一些功夫做的。再說廚子沒在家，若是連帶的也丟一點什麼，老王與他同屋，即便不值錢，他還脫不了嫌疑呢。看那神氣，廚子似乎沒丟東西，因為他的東西舖蓋上的塵土，都落得很厚，並沒有動挪的痕跡，大約是沒得手，沒功夫打動哩。然據陳三所說，杜狗兒來一會兒就走了。可見丟表的時候，在狗兒未來之先，進去做的活兒。雖說沒有看見有別人進廚房去，可是杜氏母子，都在廚房門說話，全脫不了乾淨泥。方才老王拿燈走後，我又想了半天。證據以前丟東西的情形，同她的人性，這表佔九成，是老杜偷去的。等她兒子來時，這表就脫鈎由他帶走了。足見老杜心計甚工，即便有人檢察，此表早已不翼而飛哩。沒有證據，焉能誣賴好人呢！所以這個證據，實在不易找的。不過咱宅工人很多，除去老王丟表之外，連我也在嫌疑之內。您既信服我，我理應勉為其難。

然而我又沒有學問，那有偵探知識呢？所以這個憑證，實在難找。您還有別的主意，請您想一想。我思索一回，對着何順說道：我向來信人，人言亦不足畏。此事辦不出頭緒，咱們都不好看。你也不必怕得罪人。咱們在小事上忠信，在大事上也忠信。在小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既不是自以為聰明，又不是以惡報惡。因為他們假冒為善，說謊話，良心一無知覺。從裏面作出盜竊詭詐等不好的事，而且能夠污穢人的。我們借着這個題目，發揮發揮，勸解勸解。使她良心發現，自己責備自己。改了她的不好的行為，以後不要再犯罪了。正是我們不可為惡所勝，應當以善勝惡。你也不必推辭，還是要你去辦的。我想你是北京生人，風俗習慣，你必略略知道一點。這家庭尋找失物的法子，媽媽大全上有很多很多。雖然都關乎迷信，可是老杜，也很信佛。再說佛教供的上天玉皇，回教信仰主宰，耶教尊崇上帝，各教名稱性質，雖然不同，但所奉唯一無二的都是上天。況在孔子說過：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可

見在佛教未傳入中國以前，已經是以天爲大了。再說我們不過借那偵查法子辦一辦，並不是學他迷信，有何不可呢。我想這個道子，她總可以上的。並且還可以問她一個心服口服。你看怎樣？但有一節。她是一個婦道，失節竊物，全跟婦女貞操上和道德上很有關係。頭一樣，有不便檢查的東西。第二樣，她要拿不要臉當羞恥。灑起潑來，信口胡說，動手抓臉。到那時節，動輒和深淺都有不是，反到騎虎不下了。何順說道。我也想到這層，是要小心的。不過您所說的，偵查家庭失物的法子，我也知道幾樣。大概是「頂簸箕」；「蒸貓」；「請筷子神」；「針刺雞蛋」；「摸鍋」五樣。別的我可不曉得了。我聽他說這幾樣，有多一半不好。究竟效驗怎樣，也不敢定。於是又向何說道。「頂簸箕」是限制人數的，至多不過四人。係用四個人的左手大姆指（男左女右），把簸箕頂起來。一人口中默禱，簸箕能以自動。預定一處地方，指到何人，便是誰偷。我想這個法子，同「請筷子神」差不多。不過我們院裏人多，萬不能行一回，

又一回。再說人的指頭，是活動的。硬說沒動，反說簸箕自動，是有神相助，我實在不敢必。「蒸貓」一層，尤其殘忍。據我猜想，內中含着兩個意思。（一）是被偷的人，因爲把東西丟了，心中不高興。故此拿貓代賊，以解此恨，含有咒罵的意思。（二）叫偷東西的人，看見活貓替他殘死。放在蒸籠，生生蒸死。還能不觸目驚心，天良發現，自己好自首承認。比方要遇見一個心地辣毒的人，就比蒸貓還利害，他也沒聽提，又當怎辦呢。要是偷東西的人，不在場。這個貓豈不白死！雖蒸一百隻貓，也是無用的。何況還要察言觀色，這尤其不是容易。而且更沒有因貓之死，能以感應偷兒生命的道理的。我想事沒辦出頭緒，先要殺害一條生命，實在是不好的很。還有用鋼針一包，刺入雞蛋之內，好像一個大刺蝟似的。預先須將竊物人的姓名生辰寫上，放在午日之下。再用沸水沖攪。爲的是叫偷兒起一身大泡，方解此恨。並且他一害怕，就把原物送回。我想這個法子，更未必有效。再說也不知道誰是誰偷的，望蛋上寫

什麼呢！總而言之，這些玩意兒，都是媽媽大全上，哄小孩兒的話，驗與不驗，毫無一點把握，真妙就用這「摸鍋」的法兒，姑且試一試。把迷信創開，很有催眠術中由於人的心理作用意思。好在老杜又信佛，要拿這個迷人法兒，警戒警戒他，遇巧還可以使他自警，改過遷善呢。你明早起來，就一個人出去。買二兩桐油；一包鍋烟子；一個沙鍋。買來之後，收藏起來，不可叫人知道，預備明晚應用。你看好不好呢！何順說道。這個法子，許能好使，就這麼辦罷。並且也不必限制人數，大概可以成功的。

第二天，一清早，何順獨自出去。把應用的東西，都備辦好了，收藏起來。看見老王叨叨念念，非常着急。何順勸他，不要忙，慢慢兒的就有你送回來的。功到自然成，沒有過不去，辦不了的。老王半信半疑，氣哼哼的，飯都吃不下去，就頭朝裏睡覺了。洋車更懶的拉了。等到太陽要落的時候，男女工人，正在廚房吃飯。何順就跟大家夥兒說道。老王把表丟了，外人誰也進不來，咱們都是嫌疑犯，

也不能表白表白。今天有人告述一個新圓光的法兒。就在今夜十二點，在花園大廳設案焚香舉辦。屆時大家千萬都要到場，也可以明明心。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是說，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陷在罪裏。……大衆也不曉得這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你言我語，說個不了。心地坦白的人，全都說道，那是一定。誰不去也不行，我們可不能趟這混水兒，並且還要看看熱鬧呢。

時在九月下旬，正是深秋之夜。星斗在天，寒風徹骨。那樹上綠油油的葉兒，已經被嚴霜打的，都變了黃色了。一陣陣秋風刮來蕭蕭的聲音，同草蟲啾啾的聲音相應。樹葉兒華啾啾的直響，一片片的都落在地上了。這個光景，真正淒涼已極。不用說有病的人，不好受，就是那旅居客鄉的人，到了秋涼的時節。被那秋風一吹，必定見景傷情，異常感觸，也要動了思家之念了，要不石頭記上的林黛玉，也不悲春思夏，單單的要悲秋呢。可見得秋風起白雲飛的時候。實在是四季之中，最殺風景的，就是這個

秋天了。何順把同伴的男女工人都叫到花園裏站着。並且把園內的電燈全都熄滅了。夜靜更深，秋風瑟瑟。冷颼颼，淒慘慘，衆人早已不寒而慄。於是查點人數，全都來到。單獨老杜未來。大家心中俱已猜得八九。何順趕快到了西院下房，一看老杜，業已下榻就寢，要入睡鄉了。何順叫她起來。她的鼠眼迷縫着，假作困的掙不開的樣子，故意佯作不知的問道。叫我作什麼呀？白天作活，晚上還不叫休息麼？你們當管事的，高高手兒我們就過去了，何必死去白來的擠對我們呢。真是閻王好過小鬼難纏了。何順說道。你不要信口妄言，抱怨我，我也是沒法子，誰叫趕上呢。那末今天吃晚飯的時候，我沒告述你麼？今夜會的老王丟表的事情，圓圓光，明明心。此時大家都到齊了，你怎麼單單不去呢。真是貴人多忘事。可惜你還沒到貴人的身分兒，不必裝胡塗擺架子。再說心裏沒病，不怕吃冷年糕。你又沒偷表，何必不去呢。沒想到這麼熱鬧的戲，你倒睡着了。老杜聽了何順這些話裏，都帶着刺。知道不去不

行，無法推諉。懶着步兒跟隨，到了花園，大家夥兒都抱抱，冤冤的，等的不耐煩了。何順對着大衆說道。我在屋裏焚香祈禱，回頭我出來，你們再按人進去。說完就進了客廳，蹲蹲好大半天，方才出來。大聲說道。屋裏桌子上焚着檀香，地下扣着一個沙鍋。你們一個一個進去之後，用手摸這鍋底。沒偷的人，不論用多大氣力，鍋是不會響的。要是偷過東西的人，一摸沙鍋，不是兩半，就有很響的聲音。上天不會屈賴好人的。自己也不能虧着自己的良心，就請進屋去罷。王廣盛他是丟表的人，首先進去摸鍋。其餘的人，也都隨着進去。大家按次業已摸完，末了才是老杜進去。何順看見他們都摸完了，就把院子裏的燈，全都放光了。對着大衆說道。鍋摸完了，怎麼沒有聲音啊？大蓋是不靈驗罷。何順說着話，留神察看老杜，面帶着笑容，神氣很足，頗有輕視的意思。何順已曉得九成是她偷的了。復又說道。請你們諸位把雙手舉出來罷。老杜聽了一怔！大家彼此一看，各人的手都是兩個黑的。惟獨老杜的手，全是



白手心，黑指頭尖。何順向他說道：你們看老杜的兩手，倒是一個樣，可是跟你們不一樣。這真是奇怪極了。她自己覺得希奇納悶，反向何順問道：方先生說的，不是摸鍋，有響聲嗎？所以我沒敢把手全摸下去。我早知道不響，我也使勁摸摸呢。大家聽老杜這句話，都哈哈的大笑起來，說道：偷東西的人，摸鍋才怕有響呢。你沒偷何必怕呢！老杜知道自己冒失，把話說露了，他們有意譏諷。面孔就像紅布似的。趕緊改口說道：我方才將睡醒，胡胡塗塗的，何先生的話，我沒聽明白。大家齊聲說道：得拉不用說了，越說越沒味，還說什麼呢。你明白就得了，橫豎到你腰裏了，我們跟你一塊兒趟混水，白受凍，你說我們冤枉不冤枉。這是何苦，真真不要臉，缺德代現眼呢。何順攔阻說道：大家不要倒亂，我沒聽鍋響，是不算數的。請你門各回本屋罷。大家憤憤不平，都是不願意的樣子。怨恨何順當面不給指明，分不出青黃皂白來。不但連累大夥兒，還要護庇着她，真正豈有此理。王老西尤其憤怒。將要發作，

何順看出不好，恐怕鬧僵了不好辦。當面又不能不給老杜兩個面兒，所以不能當衆指明。趕緊叫老王回屋去，告訴他道：你的表找不着了，我賠你就是了。老杜看着衆怒難犯，偷偷兒也溜了。方才到屋，何順也跟着進來，說道：你可不要着急，我已經知道表是你拿去了。你也不用辯別，方才你在花園，你自己不理會，顏色都改變了。再說你兩隻手跟他們的手，都不一樣，你自己虧心，你還不明白麼？我恐怕老王跟你動手，大衆幫着，說幾句不好聽的話，那不是要吃眼前虧麼？再說你是婦道，你怎麼下臺呀。望後不但不好作人，更不能再出來混事。故此我竭力壓服衆人，我爲顧全你，所以我才一個人到了你屋，勸解勸解。你也不是糊塗人，再說你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你顧哄他們的臉，我是早就看出來的。何順說到此處，看着老杜的臉上，很有羞愧的樣子，怕她張不開嘴，不好意思自認，不好下這個臺。急速改口說道：老王這回丟表，你也許不是本心，大概是兒子喜歡，把表帶去玩了。莫若你告訴

我，你的兒子在那裏住，明天把他找來，你叫他把表偷偷拿出來，暗暗交給我，人不知，鬼不覺的，送回原處，就完了這回事了。你要不能叫你兒子來，我就去跟他要，也不能難爲他。你若執迷不悟，你就跟老王打官司，往監獄受罪去。你的偷手，你兒子的接手，誰也逃不了的。要這們一辦，可把你兒子也連累裏頭了。再說上頭丟了好幾回東西，你不知道麼？即使不是你偷的，有你這回偷表的證據，也要追問你那幾次了。這個官司可真够你打的，真是吃不

就說你家來人叫你告假回家去了。我既然同你答應，你放心就是了。老杜千恩萬謝的，非常感激。何順也就回門房去了。一見老王，好似望眼欲穿，告述他道。你的表已經有了，明天嚮午的時候給你，殺人不過頭點地，得容人處且容人。你也不必望下追問了。老王說。那是自然。表已有了，我還麻煩做什麼。不過你爲這事，很費心勞駕，我很過意不去的。改天再請請你，酬謝酬謝。那麼，你今天所辦的事，實在是見節高，我真佩服極了。究竟你進屋子半天作什麼；鍋因何會變黑了；怎麼把老杜給降住了；你既然知道，表是老杜偷去，你爲何攔阻我，不叫我問？你得詳細告明我，我也好長長見識。何順說道。我一個人，進屋去，把白天買的桐油鍋烟子拿出來，倒在一個碗裏，混合勻了，攤在鍋底之上。又在香爐裏點上檀香，這才出來叫大夥兒，按人進去摸鍋。心地坦白的人，一定是理直氣壯，什麼也不怕。心裏沒病，就不怕鬼叫門，明知不虧心，那能不用力摸鍋麼？惟獨老杜賊膽心虛，聽說有響動，就不敢摸

了。所以她兩手心沒黑，是用手心輕輕摸摸鍋底。要不她出來時候，不是向我說，怕鍋有響動沒敢摸麼。其實是她心裏虛情，怕鍋有響動，才沒敢摸。叫大夥一笑，把她笑的沒章程了，就失嘴說出心話來。明顯着她心虛害怕，把丟字做實了。當時她心裏正不得主意，我才拿話譏諷她，叫她說實話。要是叫大夥一擠對，她是婦道，羞愧難當，還不定鬧出別的事情來呢？不是叫主人爲難麼，並且你也沒便宜呀。故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才叫你們進屋裏來，我一人勸她。原想着不能這們痛快，一說就招。說不定要怎樣鼓舌搖唇的費話呢。沒想到沒費事，她也沒放刁，總算是過而能改。所以我給她一個臺階，她就借坡兒下來了，真是便宜極了。老王說道：你這個法子真不錯，能較量人，全把大衆給濫住裏，我真佩服你。但是因爲什麼單要桐油鍋烟子同沙鍋呢？何順說道：你不明白哇，桐油是黏的，鍋烟子是黑的，含混在一處，不易去掉。而且黑色顯赫，容易標明的。沙鍋的底又不平，油放上去，不能散掉。摸上之

後，叫心虛的人不敢摸，好同心地坦白，摸了一手黑的人，一比較，就可以分別出來了。其實鍋沒響動，摸黑才是正題。不過說出摸黑，就不好辦了。好叫大夥兒猜啞謎呢。現在你也心平氣和，物歸原主了。明天你等帶着表，我就等着你給我道謝，請我喝酒呢。

完

註一 人力車，俗呼黃包車。

註二 北京俗稱坐洋車的人爲坐兒。

註三 北京俗稱車租爲車分兒。

註四 北京用磚砌灶，長方高臺，四圍按木

框，一大火眼，一小火眼，旁置入一罐，備存

溫水，名叫溫罐。

註五 南方用木床，北方用炕，係以磚砌之，可

以生火，以禦嚴寒，炕邊有木框，名爲炕沿。

註六 牽棍兒又叫插棍兒。

本銀行儲蓄存款利息較普通存款為優設有需用隨時  
 可以支取凡有洋一元或銀一兩即可來行開摺存儲並  
 辦理存款專供修學婚嫁養老恤孤等項用款及存  
 付零存整付兩限期自三個月起至二十年止每  
 款數分每一個月或每三個月或每六個月或每年  
 四種限期愈長利息愈厚化整為零在按支配用年  
 聚零為整利在隨時積貯成數選存之法各從其便  
 詳章請向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本銀行取閱可也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浙江興業銀行**

儲蓄存款廣告

小(90)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本社現設下列四科

- |                   |                  |                     |              |
|-------------------|------------------|---------------------|--------------|
| <b>算學科</b>        | <b>國語科</b>       | <b>英文科</b>          | <b>商業科</b>   |
| (講義)請專家編輯由淺入深甚合實用 | (教員)極有經驗改卷答問精細詳明 | (學費)極廉講義奉送稍有餘力者皆能供給 | (開課)終年開課隨時均可 |
| (校址)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 (章程)各科詳章函索即寄     |                     |              |

小(270)

(注意)



商標

註冊

人生三件事之一

▲「衣」「食」「住」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事；今且談談食品罷：  
 ▲食品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合於衛生，且有益身體的。  
 ▲根據這個原則：那麼冠生園著名的美味「陳皮梅各種果子」能夠開胃消食——生津止渴。「果汁牛肉」——「結汁牛肉」滋養健胃——充饑下酒；還有各種精美「餅干」「糖果」「罐頭」「西點」「腊味」「廣東特產」等；不但原料揀選最合衛生，而且送禮款客第一的食品啊！

總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冠生園有限公司

支店

- 上海 南京路望平街西電話中  
 天津 法界馬路口  
 漢口 後城馬路  
 各埠商店均有代售

分銷處

編(332)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高等國貨

# 大聯珠香烟

物美價廉



寶實



諸公意

## 新五更調

一更一點月東升。咄咄強鄰。嗚呀呀得會。  
 經濟戰爭。百般貨品齊運進。會經營。我全  
 款呀。都被吸盡。嗚呀呀得會。無形鯨吞。  
 二更二點月生光。我國市場。嗚呀呀得會。  
 國貨提倡。南洋公司。自強。大改良。新發  
 明呀。各種香烟。嗚呀呀得會。大可揄揚。  
 三更三點月正明。軟包長城。嗚呀呀得會。  
 價廉味醇。不問男女老少們。都歡迎。味不  
 變呀。製法真精。嗚呀呀得會。煞費苦心。  
 四更四點月色新。國貨製成。嗚呀呀得會。  
 同胞聽清。南洋公司新出品。大長城。金龍  
 牌呀。烟界明星。嗚呀呀得會。國貨精英。  
 五更五點月將曉。親愛同胞。嗚呀呀得會。  
 刷新頭腦。買貨要把國貨。我好烟草。聯珠  
 牌呀。提神醒腦。嗚呀呀得會。我國之寶。

請鑒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美利堅略說

陳寒玉

美利堅是北美洲中南部的共和國。也好說是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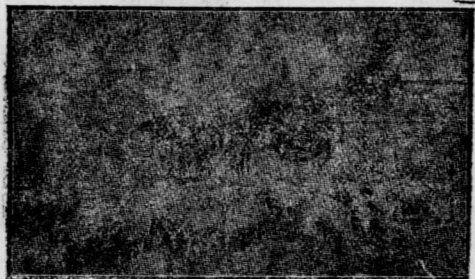
合衆國。東可直至大西洋。西可直至太平洋。北界加拿大。南界墨西哥及墨西哥灣。西部落磯山脈連亘。多高原。中部平坦。密士失必河縱橫流通。東北與加拿大接壤。多大地。土地豐饒。鑛產也很豐盛。美利堅本來是英國的殖民地。西元一六二〇年以後。移民日衆。至十八世紀中葉。建州十有三。那時英政府課稅日苛。不久便引起居民的反動。十三州同盟。結合抗拒。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宣告獨立。大戰八年。到一七八三年九月。英國纔承認他們獨立。一七八七年。開聯邦會議。制定憲法。建共和政體。設立中央政府。統轄各州。到如今已經一百數十年了。他們國運

日隆。疆宇日闊。一八九八年。併腓力賓。一八九〇年。復併



。狀魚捕中流急河利鶻聖在人瓦北輝

業農的鎮俄亥俄



。地之盛與最業農國美是算能不然雖鎮俄亥俄  
 進。力餘這不。良改究研的業農於對們他但  
 。指一風首國全算好在實。速迅的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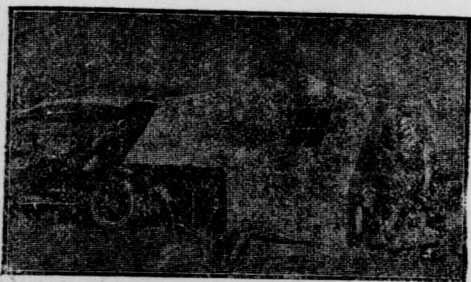
富最產出仁杏為亞尼福利加  
 。圖處之仁杏燥乾為圖。地之

意注之憩游於對人美



於對們他個。活生於勞動很難人美  
 餘公。意注分十也。快愉之上神精  
 。玩遊裏林森，園公，濱海赴常。下之

樂逸之日夏人亞尼福利加



到行開。車汽帳蓬帶攜常人福利加。候時的暑酷夏炎  
 。庭家的帶攜身隨佛彷彿。暑避涼乘。方地的到要所上

夏威夷。

## 舊金山之中華街



西元一九〇六年。美國地震。大火至三日。街房屋焚燬無遺。此後復新之建設。

但全國戶口之混雜。恐怕沒有別的國家。再比他們

混雜些了。美國因爲立國未久。謀利很便當。外人羣來僑居。政府並不加以嚴厲的禁止。統計人口全數。有八分之一屬於僑民。有幾處大部分的外國人。日久也變做美國公民了。其中德人，俄人，芬蘭人，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奧大利人，加拿大人，英國人，和斯干的那維亞人，居多數。所以美國出名的叫做溶洽鍋 (the melting pot)。現在那裏的中國人。也有七萬五千人。此刻已沒有以前那樣多。以前有這個數目的五倍哩。

封面上的披髮織工。是亞利桑那人。亞利桑那是美國西南部的一邦。我們仔細觀看。好說和我們日常所見的美利堅人。完全相異啊。

(完)



# 科學玻璃上刻花紋的方法

森林

我們日常所用的玻璃杯，電燈罩……上很精細的花紋，是怎樣刻法呢？從前是用器械刻出來的，用器械刻的大半花紋不能夠十分精緻，稍為精細的，就要很貴的價錢。現在用器械刻的法子，已在淘汰之列了。新式刻玻璃，是用化學的法子——用一種劇性藥品，去腐蝕玻璃，比較從前的法子來得簡便，成績更覺好得多。而且做法很便當，稍有工藝知識的人都能夠做得到，所以介紹給讀者，諸君不妨試試。

將要刻花的玻璃物品，在火上烘熱，烘的時候要全體徐徐的烘熱，不要單單烘一部分，或在烈火上烘，以致破裂，烘熱後將洋蠟燭油塗在玻璃器面上，待要刻的部分塗勻了，使牠徐徐凝冷。（塗蠟不要太厚，太厚則容易脫落。）

待洋蠟冷了之後，用針或尖利的小刀，在洋蠟上劃刻了合意的花樣或文字，刻花的要訣，要把洋蠟刮開，使玻璃的地現出。

所用腐蝕的藥品，名叫氟氫酸（hydrofluoric acid），（商務印書館科學儀器館均有出售）是一種液體的藥，這藥會腐蝕玻璃及磁質，不會溶解臘質的，將這氟氫酸用毛筆塗在所刻花紋的蠟上，面上蓋一層薄紙，再用毛筆蘸些氟氫酸，注在薄紙上，將玻璃器置在靜處。約半小時，取去薄紙，在清水裏洗去其餘的氟氫酸，用乾布揩乾了，又在火上烘去所塗的臘，就能夠看見玻璃上所刻的花紋。

氟氫酸是會腐爛玻璃的藥，轉運頗為不便，假使買不到這個東西的時候，就用以下的方法，也可以得同一的效果。用一個鉛做器皿，裏面裝螢石的碎屑，注入比螢石倍量的濃硫酸，下面加微熱就發生氟化氫氣。這氣也會腐蝕玻璃。不過手續稍覺煩些，沒有經驗的人，就不能得美滿的結果。

# 小說月報叢刊廉價優待辦法

(一)本叢刊全書五集共六十册定價五元每集十二册定價一元一角十四年一月已出一二兩集計二十四册四種全書出齊(二)凡自十四年一月至六月預定小說月報全年一份者贈送甲種廉價券一張半年一份者贈送乙種廉價券一張(三)憑本券購本叢刊照定價六折計算各省分館得酌加郵運費由各館自定(四)贈券有效期限以十四年二月至十四年底爲止(五)憑券購書每券以一次一部爲限(六)外埠購書開明書名連同廉價券書價郵費(郵費每集一角二分半)掛號逕寄原發券處當即將書寄奉茲將全書目錄附後

## 第一集

換巢鸞鳳(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周作人等著

世界的火災(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 徐志摩等著

曼殊斐兒 朱自清等著 王統照著

詩人的宗教(太戈爾論文集) 胡愈之等譯 周作人等著

毀滅 王統照著 魯迅等著

死後之勝利(戲曲) 錢稻孫譯 李漢俊等譯

歧路(詩歌集) 秋濟之等譯

社戲(創作集) 魯迅等著

神曲一樹(禮德原著) 錢稻孫譯 李漢俊等譯

近代德國文學主潮 秋濟之等譯

犯罪(桑霍甫小說集)

創作討論 瞿世英等著 落華生等著

商(嗎)(創作集) 郭紹虞著 沈澤民譯

諺語的研求 王統照等著 盧隱女士等著

鄰人之愛(安特列夫的戲曲) 沈澤民譯

良夜(詩歌集) 王統照等著 盧隱女士等著

或人的悲哀(創作集) 盧隱女士等著 秋濟之譯

俄國四大文學家 秋濟之譯

瘋人日記(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上)

## 第二集

熊獵(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下)

笑的歷史(創作集) 孫伏園等譯

瑞典詩人赫滕斯頓 朱自清等著

霧(運動) 沈澤民譯

聖經與文學 李漢俊等譯

太戈爾詩 鄭振鐸譯

海嘯 梁實秋等著

梭羅古物 周建人等譯

北歐文學一樹 李達著譯

平常的故事(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丹麥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歸來(創作集) 顧仲起等著

三天(創作集) 冰心女士等著

包以爾 沈澤民等譯者

悉親會(戲曲集) 葉紹鈞等著

芬蘭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在酒樓上(創作集) 魯迅等著

法朗士傳 陳小航等著

彷徨(創作集) 高真常等譯 盧隱女士等著

## 第三集

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剛著

波蘭文學一樹上 周作人等譯

波蘭文學一樹下 李達等譯

阿富汗的戀歌(翻譯詩歌集) 沈雁冰等譯

校長(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武者小路實篤集 周作人等譯

日本小說集 周作人等譯

孤鴻(戲曲集) 顧一樞等著

詩的原理 林孖等譯者

坦白(佛羅貝爾原著) 沈澤民譯

一個青年(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牧羊兒(童話集) 葉紹鈞等著

新猶太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新猶太小說集 沈雁冰等譯

生與死的一行列(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阿拉亨與巴羅米德(梅脫靈著) 盧隱女士等著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秋濟之譯

眷顧(新詩集) 周仿溪等著

賓斯奇集 冬芬等譯 技藝(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 第四集

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剛著

波蘭文學一樹上 周作人等譯

波蘭文學一樹下 李達等譯

阿富汗的戀歌(翻譯詩歌集) 沈雁冰等譯

校長(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武者小路實篤集 周作人等譯

日本小說集 周作人等譯

孤鴻(戲曲集) 顧一樞等著

詩的原理 林孖等譯者

坦白(佛羅貝爾原著) 沈澤民譯

一個青年(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牧羊兒(童話集) 葉紹鈞等著

新猶太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新猶太小說集 沈雁冰等譯

生與死的一行列(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阿拉亨與巴羅米德(梅脫靈著) 盧隱女士等著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秋濟之譯

眷顧(新詩集) 周仿溪等著

賓斯奇集 冬芬等譯 技藝(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 第五集

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剛著

波蘭文學一樹上 周作人等譯

波蘭文學一樹下 李達等譯

阿富汗的戀歌(翻譯詩歌集) 沈雁冰等譯

校長(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武者小路實篤集 周作人等譯

日本小說集 周作人等譯

孤鴻(戲曲集) 顧一樞等著

詩的原理 林孖等譯者

坦白(佛羅貝爾原著) 沈澤民譯

一個青年(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牧羊兒(童話集) 葉紹鈞等著

新猶太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新猶太小說集 沈雁冰等譯

生與死的一行列(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阿拉亨與巴羅米德(梅脫靈著) 盧隱女士等著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秋濟之譯

眷顧(新詩集) 周仿溪等著

賓斯奇集 冬芬等譯 技藝(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 預定的十四年 教育雜誌

## 的三大利益

◀ 每冊一角五分 ▶ 每一年五角 ▶

### (一) 贈送「教育叢著」優待券

教育雜誌創刊於一九〇九年，到今年已經十七年了。現在將前十六卷中的名著彙編成冊，做叢著的體裁，分為三十類，計一百冊，定價八元五角。在六月底先出四十冊，十二月底出齊。並發行甲乙種優待券：凡預定教育雜誌全年者送甲種券，購買叢著，祇收五元；半年者送乙種券，購買叢著，祇收六元。

### (二) 本誌各種專號不另加費

本誌預定一月發行「職業教育專號」，六月發行「中等教育專號」，九月發行「兒童心理專號」，均較平時增多篇幅。凡預定本誌全年者，專號概不加價。

### (三) 學校訂購一律半價

凡公私各學校填就本社之學校調查表，（此表函索即寄）定閱本誌一年者，得半價優待。惟須將該表及報費郵費合郵票九角九分逕寄本社。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 對照的夢

君狂

曾孝侯所寢饋難安。日夕不忘的一件事。就是他父母的遺榭。還寄放在廟中。至今沒有安葬。雖同胞共有二人。他還有一位哥哥。這個營葬的責任。不是他一個人所應單獨擔負的。但他斷不能爲了這層緣故。就可以自卸其責。所以他常想積下幾個錢來。替他父母營一佳城。那爲人子者的責任總算稍盡。他這顆心也可稍安了。到了如今。他的遭際很不壞。居然很可達到這個目的了。他就一點不敢懈怠。忙到鄉下買了一塊地。雇了人工。營造起來。并擇定某日爲下窆之期。在期前三日。他哥哥伯文也得了信趕了來。他們倆上次分別。景象很是不佳。乃是經過了

劇烈的口角。不歡而散的。如今已事隔多年。彼此見了面。表面上倒很親熱。倒很和睦。似乎已把前事忘得乾乾淨淨。咧。照着上海的風俗。下窆的前一夕。死者的子孫或親屬。應至穴中露宿一宵的。這或者是古時廬墓制度的一點遺意。不過把時期縮短罷了。孝侯抱着隨鄉入鄉的主義。自然遵照這種風俗。所以期前一日。兄弟倆就帶了幾個家人。前去穴中露宿了。到得夜深。家人們都已熟睡。他們倆還兀自醒着。覺得四周靜寂寂的。篝火又時明時滅。景象很是可怖。而他們倆本是同胞。後來忽然參商。如今忽又在這很寂靜。很可怖的墳穴中一同睡着。實爲人世

間罕有之境地。不覺另有一種特殊的感觸發露出來。更使他們耿耿難寐。後來，好容易方得一齊入睡了。朦朧之間。孝侯忽然夢見自己似睡在一個草蓆上。其時彷彿正在深夜。猛然記起父親昨天新死。自己正守臥在屍旁啊。忽聽得有丁丁之聲。從旁屋中送了過來。孝侯連忙走起。取了一個火。趕入旁室中去。只見他的哥哥伯文。正取了一把斧頭。向他父親壽器的上面橫劈着。孝侯見了。氣極了。也不管他是哥哥。厲聲問道。這是什麼意思。伯文倒從容不迫的回答道。這棺做得太高了。據人家說。將來要不利於長房。所以我要把他劈去一些。沒有什麼旁的意思。孝侯道。這是無稽底言。請哥哥不要相信。我只問哥哥。父親的遺體還停在那邊。哥哥難道忍心劈他的棺木麼。好得已劈去了些。這種迷信的話頭。已經可以解去。請哥哥不必再劈罷。伯文道。不可以。還嫌太高。還須劈去一些。孝侯這時實在耐不住了。便上去奪住了斧頭道。這個我不能答允。正在相持的時間。他們的母親也已聽得聲音。

趕了來咧。問明情由。也說伯文不是。罵他太忍心。伯文受了他母親的責罵。竟橫了心。淘淘的對他母親說。母親總是喜歡小兒子的。不管我們大房的死活。我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定要和他拚上一拼。看母親還能喜歡他不能說着。猛力掙脫了孝侯奪斧柄的那隻手。舉起斧頭。就要向孝侯當頭劈來。孝侯大吃一驚。不覺猛喊一聲。睜開眼來一看。原來乃是一夢。自己正好好的睡在坟穴中咧。想這是從前的事情。相隔已有好多年了。今天為何又在夢中重過一遍啊。正在此時。忽聽伯文也大喊一聲。醒了過來。孝侯忙向他動問。莫非做了什麼噩夢麼。伯文點點頭。又猶豫了一回。方說。這不是夢。却是從前的實事。不過在夢中又見一回罷了。孝侯又問。是一回什麼事。伯文長嘆一聲道。唉。橫豎你是我嫡親的兄弟。我家庭間的事情。你早有點知道的。就對你說了罷。有一次。你嫂嫂要替伊父親做一口壽器。要我拿出錢來。我沒有法子。只好答允。便拿出八十塊錢交給伊。伊嫌不殼。說這棺要怎樣的做。

怎樣的做。一定要我出二百塊錢。我還猶夷着沒有允許。伊就和我鬧了起來。你那姪兒子澄也幫着了伊。和在一起鬧。直鬧到天翻地覆。到底還是我拿出二百塊錢來。方得了事。想不到這些事情。如今都在夢中從頭至尾的演了出來。并比當時還要來得兇惡。來得可怕。當我大喊一聲。醒過來的時候。正是伊把一個頭。要向我腹上撞來咧。說時。餘悸之中。還露着氣憤之色。孝侯忙安慰了他幾句。一壁却很可憐他的哥哥。倒把自己方纔夢中的事情忘記了。一會兒。兄弟二人又都入睡了。不到多時。孝侯又夢見自己同着伯文。坐在一間室中。還有許多同族和親戚在那裏。伯文笑着對衆人說。我原想兄弟二人。和和睦睦在一起。永遠不分家的。無奈我兄弟口口聲聲鬧着要分家。我也沒有法子可想了。孝侯暗想不是我哥哥硬要把我分了出去麼。我何嘗鬧着要分家。正想立起來說時。却被他的姑夫扯着。說所有事情。我們統統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不必和他爭辯罷。孝侯也就不開口。一會

兒。大家檢點東西。伯文忽說少了母親常帶的一付鐲子。一定是孝侯藏過的。孝侯說沒有這回事。而且母親死時。並沒有什麼鐲子。從前却是有一雙的。但是討嫂嫂的時候。不是已給了嫂嫂麼。伯文聽了。更不答允。一口咬定是孝侯藏過的。硬要他拿出來。不是就賠出錢來。孝侯爲着名譽有關。自然要和他分辨。却惹得伯文動起怒來了。舉起手。趕着他要打。孝侯便又大叫一聲。醒了過來。原來又是一夢。暗想今晚真是奇怪。這種分家時候吵鬧的事情。相隔也有好多年了。怎麼又會夢見啊。正在此時。伯文又大喊一聲而醒。原來又得了一個噩夢。問他時。他便說道。我夢見正從外面回到家中。你嫂嫂板着面孔問我。爲何回來得如此之晏。我說今晚有個朋友在妓院中請客。我也被邀入內。打打牌。吃酒。所以時候晏了。伊聽了。就吼的一聲說。好好。你只知終日在妓院中頑。將來這份家私。被你弄完了。我們娘兒靠什麼過活啊。不如先與你分了家罷。這時你那姪兒子澄。也趕了來。和在一起鬧。主張這

樣的辦法。我自然不肯答允。他們娘兒倆便硬逼着我。要我寫一張承認情願分家的紙頭。我一定不肯寫。伊便拿了小刀。走過來。要和我拼命。我便在此時。在夢中大叫一聲。醒過來咧。唉。弟弟。這也不是夢。實是從前一樁實事啊。孝侯道。這件事我倒沒有聽得說起。以後結果如何。伯文道。問到結果。不還是我屈服下來麼。後來家雖沒有分。却把家中財政全權。完全交在伊手。我至今尙仰伊鼻息。一個錢不得自由化用咧。說完。又連連嘆氣。孝侯忙又勸慰

了幾句。一壁却更可憐他的哥哥。不但方纔夢中這些事情。把來忘記。凡是從前他哥哥虐待他的種種事情。統統把來忘記了。二人也就重行睡去。

從此以後。孝侯很是可憐他的哥哥。百般的盡友愛之道。伯文也很是感動。自悔從前的不是。竭力以誠相見。昆弟間倒露着十二分和睦的氣象。回復了童時同息同遊的光景。

(完)

## 世界小話

寒玉

英人知以蕃薯充食料。在西元一千五百九十餘年間。製造肥皂。亦在此時。

中國雜誌之巨擘  
現代智識之淵藪

# 東方雜誌

發售特價

費洋二元可  
得厚大雜誌  
廿四冊增進  
無數新智識

期限 自十四年一月起（即本誌第二十二卷第一號起）至六月底為止

價目 全年二十四册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  
半年十二册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郵費每册另加二分）  
零售每册 定價二角 特價一角

續定 凡已定閱本誌在特價期中尚未滿期者得憑定單（或原戶名）照特價續定一年  
補購 補購本誌第二十二卷第一號以前各册仍照定價計算

本誌創刊至今已二十二年，銷行於國內及歐美日本南洋各地，為我國出版最久，銷行最廣之雜誌。內容注重政法、經濟、社會、科學、國學、文藝、農工商業及中外重要時事，均由海內外名流擔任撰著。自本年起內容益求進步，並增加「新語林」「諷刺畫」等欄，以增讀者之興趣。印刷上亦力求精美，所附影寫版印之插圖，在國內尤為罕覯，茲為普及起見，半價發售，以求裨益於讀者。另備影寫版印成之小摺頁，承索當即寄奉。

商務印書館發行



# ENGLISH WEEKLY

A Magazine for all Students of English

# 英 語 週 刊

(起出期三八四從年本)

## 十 年 紀 念 特 價 展 期

諸君欲求英文程度進步  
此為唯一之機會  
應即利用之

本刊曾於去年發售特價，為十年紀念特價期限，原已截止，但因時局關係，未及訂閱者甚多，特展期六個月，俾一般讀者，均沾廉價利益，辦法列下：

### ▲展期

特價期限展至本年陽曆六月底為止

### ▲價目

全年五十二册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
半年二十六册	定價一元一角	特價五角半
零售每册	定價五分	特價二分半

(郵費每册另加半分)

### ▲續定

凡已定閱本刊在特價期內尚未滿期者得續定單(或原戶名)照特價續定一年

### ▲補購

補購本刊四五八期以前各期者仍照定價計算

商務印書館出版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 英倫縊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霏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 卷二

### 第八章 碧陰下

(一)

日之夕矣。仲春(註二)天氣。村野以傍晚景物爲最麗。博利崖(Bonnière)村鎮近郊。莎茵河兩岸。暮雲靄靄。暝色四合。炊烟漠漠如織。殘霞收夕輝。餘靄猶閃映。天空寥寂。百籟悠沈。水流激洑。靜不聞聲。似閨



村之人。勤勞終日。茲且隨落照。安度平和幽逸之夜。濱河  
絳路。透適入畫。暮色蒼茫中。遙遙見一村人。年老農裝。背  
負柳條之筐。徐徐而前。足音窅然。破岑寂以發微響。

距河流約半公里遙。岡原之下。有小村。倚山面莎茵河。曰  
潞勒薄亞司。(Roldre)村與河之間。界以廣濶平坦之  
國道。老者行。初不入村。止於道旁一村屋之前。屋外表  
頗整潔可觀。臨街有石階。凡三級。拾級而上。有小園。圍基  
視街面高可一公尺。老者及門。頓足石階。去鞵底所黏帶  
泥土。啟園牆木柵之門而入。便有年可二十五六之少女  
含笑前迎。呼大父。慰勞。老者應曰。白爾德。妮子。春日長。今  
午汝以何消永晝。女未及應。老者忽悲話曰。天時劣哉。今  
日之午。乃未能得多豆。女曰。大父胡惱。今日天氣。未可言  
劣。溯自嚴冬去盡。萬象春回。以迄今茲。可曾有風日情麗。  
暖氣煦人。紅凝花萼。嬌豔撩人。綠上樹梢。粲然如笑。鳥囀  
濃蔭。天澄晴碧。如今日之……老者笑訶曰。妮子絮絮。對  
我作詩人詞吐。慧哉。汝何知。但識取良辰美景。以天然作

娛樂品。……我言天氣劣。蓋以晴日乾燥。土枯弗潤。豆苗  
以不長。……汝所謂樂。莫益我事。言次。卸筐地面。筐中歷  
歷皆新搗菜蔬。聳肩自慰曰。得此已足。何必多豆。已而側  
首望天。曰。晚風西來。明日當有雨。女行已近。老者吻伊額  
曰。汝憨跳如未笄雛娃。甚嬌癡可老懷。女佯抱老人不釋。  
以謝慈愛。

老者名易格西。偕婦嘉德璘安居是鄉。歷有年已。有屋可  
居。有圃可種。逸而弗勞。暮境滋適。女於二老爲孫枝。村人  
稱之以白爾德女郎。自幼雙失怙恃。賴二老撫育以長成。  
且盡力供以從學之資。期以通才。洎女學業有得。遂留巴  
黎不歸。自謀生計。初猶以時還鄉省視。嗣則久而彌疏。甚  
至經月累季不返。老人惟望孺子得所。以爲箇妮子職務  
羈牽。無暇一歸。不以爲意。距今約四年前。女擢重疾。醫者  
謂須覓僻地靜養。否且大危。遂歸就二老。二老境縱非裕。  
而愛憐幼小。亦復樂於款留。女病既瘳。竟不復出。此鄉樂  
不思都市已。

易格西既歸。猶蹀躞圍哇。未入。白爾德嬌慵。彈臥庭前長藤椅上。眺賞暮色。內室之門俄呀然啓。嘉德璘當門立。竈火烘熱雙臉。紅猶未褪。緞緞有光澤。和悅而呼曰。七鐘鳴矣。其歸就餐。白爾德起而入。易格西徐徐及門。坐門檻上。除去沾泥之屣。易履而後進。

晚膳既畢。夜色沉沉。祖孫三人圍坐樓下竈間鄰室中。隱隱聞有如雷之聲。自遠而近。易格西方燃菸斗。止而語曰。汽車過。嘉媼曰。然。我今日所聞。此爲第十車矣。時序當春。巴黎路昂道上。車乘往來。又復逐漸繁增如昔。白爾德笑曰。似此良佳。四鄰當較前有生意。勿復沉寂如死。易叟曰。雖然。車行疾。揚塵傷樹頭鮮菓。而機聲蓬勃。亦大擾村居幽寂。白爾德忽作態示二老勿聲曰。止。街外遙聞有物爆炸聲。嘉媼曰。是汽車輪胎炸裂之聲也。十五日前。我亦聞有如此聲響。則有偉大之車。炸裂輪胎在德尼士姥姥屋前。車行過速。橡皮輪內胎。熱漲爆裂如氣胞。白爾德再以前手止二老勿聲曰。聽也。街前似有人步行。二老側耳諦聽。

二老居此。垂二十年。屋廬雖略嫌僻野。然二十年來。曾無穿窬宵小入室而有所失。有時遺失一二母雞。但未省是人或是野獸攫之去。故於白爾德「街前有人」之言。亦祇漫忽聽之。

街前輪胎爆裂聲發後。闕寂如故。二老方擬展吻。繼續閒談。白爾德復伸食指。掩置唇上。示二老止言靜聽。三人同時。咸聞河隄之上。有急速步履。踐蹋路石。蹀然作響。步聲自遠而近。近而又遠。一霎又來。似行者迷途。來而復去。去又重來。踰闕深夜村徑之上。徬徨無主。易叟偶憶圍哇木柵之門。似未拴牢。起立欲出。易叟涉想之際。嘉媼忽愀然變色曰。聽之。我聞有人挨牆沿壁而行。牆垣蕪蕪。磨擦有聲。易叟疾行及門。推扉半啟而聽。室中媼與女。屏息緘默。忽聞易叟呼曰。行者誰。白爾德趨立易叟之後外望。見一黑影。行向門扉啟處。石油燈外射光圈中。來者蓋一婦人。長身玉立。既見有人啟扉而出。立發聲籲請曰。先生。句馬丹。句救我。易叟見係婦人。深夜隻身而來。退行數武。側身

讓進。時則八鐘已過。九鐘且鳴。村居之人。固以為夜甚深也。來人疾趨而入。若亡人得庇蔭所。慮追者之至。見椅急坐。體疲失常。氣味喘喘不息。白爾德凝眸苦瞰伊人。伊人面轉密網。玉容隱約。似甚娟美。舉止華貴。服御麗都。望而知為上流社會人。手持辟風沙眼鏡。易叟睹此。逆料伊殆乘頃間所聞輪胎炸裂之汽車客人也。喘息少蘇。客斷續自陳顛末曰。二馬丹怨我。倉卒奔來。句於禮為不敬。句而勢有不得不然。句我心憐。句恐句望門投止。情非得已。句我。句我。異鄉人。句美利堅人也。句方乘車赴句赴哈佛。句赴彼句買舟句放洋。句我。句我。馬丹……馬丹莫德也。車人不慎。駕車飛行如亡命。句我句我頗以為危。句慄慄句止之未能。及街頭坂坡。輪胎猝炸裂。車覆。顛我路隄之側。我句我恐。句我不敢更上渠車。句付錢句遣之去……易叟頷首應曰。車行誠不宜過速。凡物有逾常軌則變生。而况車行……客應曰。此來倉卒。句出主人意外。句冒瀆深所不安。今當投逆旅。願叟與媪。詔我以途徑。媪笑曰。夫人

視此何如地。乃問逆旅。逆旅惟博利崖有之。不到鎮市。不可得也。客曰。博利崖。句鎮市。句遠乎。媪曰。距此約六七公里。客失色曰。天乎。道迢迢乎遙。我萬難徒步往。此間有車否。敢勞代雇賃一乘。我言車。駕馬之車也。我膽碎。弗復敢再乘汽車。易叟搖頭沉吟曰。此鄉僻野。無車。無逆旅。備客行宿。潞村屠人有一車。不省肯借否。已而曰否。否。屠者之車。今午曾行遠……赴巴西須與而……馬力瘠敝……未必能更駕……否否……不達旦。無可商量。乞車處。客不禁懷喪焦鬱。去面網。喃喃曰。天乎。奈何。吾其奈何。白爾德慨然曰。馬丹莫惶感。既來此。何不可止於此。顧嘉媪曰。祖母。我以室讓馬丹。移寢他處。不亦可耶。叟媪咸色喜。喜妮子之能排難解紛。而有以惠人也。易叟語客曰。孺子言當。馬丹且止此。此間為老圃易格西夫婦屋廬。可安居而勿恐。愚夫婦居斯垂廿載。一鄉之人無間言。指女曰。是為孫女。人稱白爾德女郎。巴黎人士亦以是稱之。伊居都市久。頗知都市事……言未及竟。客起握白爾德。握嘉媪手。

注目視易叟謝曰。叟媪女郎咸厚我。喜出我望外。我深夜迷途。夢不想能落足仁厚如叟媪者之家。而獲優遇也如此。厚惠不敢謝。而亦非言辭所能表我感謝之衷忱。我今受主人賜權宿此矣。言下有無任感激。喜出望外之意。而辭吐瞻美。動止清高。不失上流貴婦舉措。

(二)

莫德夫人寄寓易叟家。忽忽且兩星期矣。初來之夜。在吾書各事發端之前數日。兩星期來。賓主相得。夫人亦無去意。似村居之樂。而有逸趣。頗愜衷懷。樂不思去也。顧莫德夫人之留滯此鄉。初非出之本意。若惡客之但得安頓所。便涎臉不言去。以重累主人。亦不類亡逸之徒。遂留此棲隱。不敢出而觸網羅。當伊人之幸獲留宿也。達旦即興辭。特白爾德雅愛伊人。強留過午。午而晚。晚而翌晨。翌晨又明日。明日又明日。遂留而弗去。主人雖好客。而易叟處境非裕。非能增一食指。於日需。於經濟。不發生影響。不發生問題者。僅一白爾德。二老日需。

上經濟上。已僅僅能支持。別加一客。談何容易。而客之久留。二老不惟不以爲苦。反有「客能不去亦佳事」之趨勢。則以客非純粹分利之人。而隱有所助益也。莫德夫人來未兩日。乘白爾德赴鎮購取食物之際。請與偕往。向店人鎮商。採買食用貨品多種。送交易叟夫婦。不令主人出一錢。所購物中。有若干可省嘉德珠烹飪之勞者。則尤爲媪所喜悅。是以客樂於居留。主人亦竭誠款留客。

莫德夫人與白爾德共處尤爲相得。白爾德離都市。伏處鄉村如避隱。索居多年。曾未得一可意閨伴。方苦孤寂。不意有此可人佳侶。天外飛來。不忍任伊遽爾言去。故客之居留。以白爾德留之爲最力。

二人雖則情投意合。而言容動止。迥不相侔。莫德夫人慧中秀外。儀態萬方。望去似三十許人。而容止之雍容華貴。不禁令白爾德時懷「自慚形穢」之想。以物爲比擬。則莫德鳳凰而白山雉也。然莫德似有隱衷。言笑每不自然。相處日久。其情彌顯。白爾德靜中窺得。默度伊人。殆曾經變

劫而世之所謂傷心人歟。莫德於己交誼日深一日。幾於無話不談。半月以來。如膠似漆。非復泛泛之交。信任一深。自有吐露肺腑之日。故弗妄加詰詢。不虞時機之來。竟有出人意表之外者。

一日。爲莫德夫人留邇村之第四日。午後白爾德伴客散步。莎茵河濱。莫德夫人忽顧白爾德問曰。汝胡由攫重疾。隻身就養此間。及今猶留戀弗出。白爾德聆言。雙臉紅赤。半晌無言。已而緊假身莫德夫人肘臂。低應曰。實不相瞞。我病由於服毒。自戕未死。莫德夫人聆言微震。忽噫氣長嘯。若釋重負。耳聞至誠之言。不覺意爲之動也。更詢所以。白爾德喟然。爲述往事曰。韶光水逝。一霎數年矣。六七年。前我在巴黎瘋狂病院任看護（註二）莫德夫人訝曰。汝曾與瘋狂之人同羣耶。白爾德曰然也。我習看護之學。彼間實我見習有得之所。我於此識一女病人。伊初非病。而人強之幽居箇中。謂伊患神經錯亂之病。而我少年魔運。卽自此肇始。莫德夫人曰。伊誰氏婦。白爾德曰。汝於箇事

爲局外人。舉以語汝。諒不妨事。伊蓋一新聞記者之母。而此新聞記者。則年來種種奇奇怪怪罪案中唯一重要人物。雪羅范駝之名。諒汝亦有所聞。知莫德夫人聆言色動。曰。言也。言也。汝於其人。有何關涉。白爾德曰。我於其人。漠不相關。有……亦無關於要。唯我生不辰。無端竟被捲入狂瀾漩渦之中。嗟乎夫人。實不相瞞。我今心身。雖清白無他。而前此受人愚弄。曾因我而枉死一人。其人雖非我所殺。實由我而死。上刑誅心。我痛罔極。迴溯前塵。慘楚甚於刑戮。死者名普洛克。軍校也。我昔爲渠外室……莫德夫人不俟伊人言畢而應曰。白爾德。白爾德。遮莫汝卽當時衆口競傳之「薄皮奈」耶。（註三）白爾德聆言微震。非震恐伊人之能知箇事也。祕密人一案。轟傳一時。知者實繁有徒。故莫德聞「普洛克外室」之言。卽有以知爲薄皮奈。原無足怪。所震悚者。事隔多年。以爲滄漫湮滅。烟銷雲散。不留些子痕迹。印人腦膜。詎意其耿耿世人懷抱。有如此者。莫德既悉其事。何能弗承。因撮要爲伊人略述祕密人

一案梗概。略舉當時人物如樊德摩斯化身之南博夫。如黛芝化身之南慧敏（註四）以告。慧敏之名。比出白爾德唇吻。莫德夫人遽曰。慧敏不其爲盧亨利聘妻而守備夫人者耶。白爾德大驚。默忖莫德者誰歟。而其深知箇事。有如目睹也。根觸往事。噤不能聲。

悵惘間。白爾德不期思及一事。年來樊德摩斯歷犯種種詭譎罪案。黑幕中。時時有一婦人穿插其間。若爲黨羽。有時且爲劇盜從犯之重要份子。人言嘖嘖。白爾德雖曾陷身黨禁。爲賊之從。但末由獲識伊人。僅從幻想中。印有彼婦人模糊影像而已。曩者侍南慧敏爲閨伴日。每從慧敏赴孟瑪德墳苑。展一貴婦人之墓。（註五）貴婦之姓氏。慧敏稱之曰白德爵士夫人。謂其人生前。仁惠而好施予。濟人如不及。慈和端懿。不幸爲樊德摩斯戕殺。慧敏受恩深。故以時往展拜云。白爾德深信不疑。及己身捲入漩渦。犯罪而殺人。官中追拿急。恥就刑戮。服毒欲自戕。爲偵探褚佛所救免。且爲之洗刷。出之於罪。聞之褚佛。白德夫人實

未死。而伊人初非端人如南慧敏所論列者……白爾德且步且思。如入夢境。彳亍及一幽林碧陰之下。行次。莫德夫人喃喃問白爾德以往昔瘋人病院之事蹟。暨白爾德曩所交往之人物。白爾德莫識命意之所在。但含糊以應。泊入林中。二婦人駐步。無意間。舉眸互視。四目交注。諱矚不釋。白爾德忽驚叫失聲。似雙眼驟明。翳障盡脫。旬餘以來。排遣不去。所謂新交之隱祕。猝呈現目前。若已識破莫德夫人之爲誰某。比欲張吻直呼伊人之姓名。莫德夫人已瞰悉其隱。雙手撫白爾德玉肩。婉言曰。我誠是白德夫人。白爾德失色。惶窘不知所爲計。芳心如擠。悄思伊是白德夫人。則猶是樊德摩斯戀人也。今胡爲乎來。又何以曲意與我交好。是何居心。得毋懷有惡意否。伊人行品。果如世人所言之甚耶。抑不失南慧敏所謂慈和之人耶。吾其割席以與之絕乎。抑……思猶未既。白德夫人喟然曰。白爾德。汝其以我往事。而生鄙棄之念乎。唯我與汝有同病。遭強暴迫脅而陷淪。同病者宜相憐。同一患難者宜相愛。



勿妄信人言。而不察我之所以爲我。勿重辱刑。因於負屈無地。申訴之時……白爾德聆言未畢。酸楚惻及肺腑。淚如雨下。泣不成聲。立投白德夫人之懷。二人互相偎倚。緊抱不釋。有間。白德夫人忽掙脫臂圍。呼曰。白爾德。白爾德。聆呼駭顧曰。夫人何事驚惶。白德夫人伸指潛指林外曰。彼方行者有二人。緊誰歟。白爾德素不以道次行人爲意。際今則頗爲惴悚。睨而視之曰。我不之識。彷彿非此鄉人。行人雙影。再冉過土坡而沒。白德夫人微定。席地而坐。白爾德坐於其側。無言久之。各自頹首作苦思。已而白德夫人微喟曰。往事不可重提。言之徒增切怛。生人肉體果能革故重新者。我甚願毀身一爲蒲裓。白爾德婉叩曰。歷來汝何以自處。今汝又爲誰某。白德夫人恨恨曰。自古愛戀無善果。說是男兒總負心。我以愛者戀人自居。人以傀儡翫物視我。用情不慎。夫復何言。我今立逃情禪。徐圖報復。白爾德曰。是鄉靜僻。有同世外。我至敬愛汝。倘汝亦不我遐棄。請偕與終隱。可居此而弗去。塵寰惡濁。視若無物。不亦可耶。白德夫人大感動。注目久久。若以致極誠摯之謝忱。忽又矍然起立。疾語白爾德曰。我心甚恐。又見頃者二人。似有意詞察我。白爾德亦起。矚眸四顧。茫無影迹。豈白德夫人多疑起幻覺。抑彼二人潛匿暗陬耶。方自忖度。白德夫人曰。歸乎。吾在此甚恐。白爾德因與返步。匆匆還易。

叟村廬。嫗方整潔屋宇。叟亦耘蔬自適。漫不疑孫女與客。皆曾經變劫。淪爲孽海之人也。

歸途。白德夫人約略以邇來痛苦懇之白爾德。且曰。最近英倫發生牙醫失妻之案。人謂賈立克實殺其婦。汝亦有聞不。白爾德曰。報端廣載其事。聞嘗讀知一二。白德夫人微哂不語。白爾德曰。汝而言是。當非偶然。得毋別有開知。白德夫人漫應曰。然。白爾德曰。賈立克逸婦遮莫是……語及是。詘然而止。白德夫人曰。胡勿竟辭而遽默。白爾德又曰。遮莫是……白德夫人比欲答對。忽愀然變色。力挽白爾德疾趨而入曰。趨入。趨入。彼二人又來……天乎渠輩尾吾不舍。其意安居。 (第八章完)——留——

註一 法蘭西人以太陽歷三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一日爲春。

註二 事詳樊德摩斯第一案。參閱恐怖之王集中「瘋苑」病漢「館閱」諸章。

註三 事詳樊德摩斯第四案。參閱秘人集中「美人玉札」無聲快槍「黑衣娘子」諸章。

註四 參閱秘人集中「鬢痕笑鬢」香閨髻盜「諸章」。

註五 參閱秘人集中「墳前雙影」。

# 深感嬰孩自己藥片之奇功

在上海有為父親者聲稱彼之小女曾患腹瀉積滯寒驚熱風等症由藥片之功效得獲治愈上海英界二馬路中段O字三百八十六號門牌新新公司歐少泉先生感激嬰孩自己藥片之功力其來示云小女自誕生以來已歷二載有半經此時期中他偶患腹瀉積滯寒驚熱風



歐少泉君之令愛

等症即服嬰孩自己藥片數枚莫不立奏奇功故體質強壯活潑天真雖係先天之充份亦賴貴藥房之聖劑為之調護鄙人受惠之下感激深蒙矣茲附上小女照片一幀煩代登諸報端俾世之育嬰者應常備嬰孩自己藥片一瓶於家中以備不時之需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藥片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

婦女及年老人往往患大便秘結者居多因彼等缺乏戶外運動及體操之故也是以多患便閉之症因便閉而起頭痛及肝火上升等症或便閉旋致痔瘡大發矣如能使大便通暢有序肝經調和則身體健康爽適且痔瘡亦減痛苦此等通利便閉之藥首推紅色清導丸也即如湖南湘鄉潑水白鷺灣上竹園羅連猗堂內地會禱告所羅仲



將余之清導丸  
未拿了  
清導丸  
有益於  
婦女及  
老年人

潤生書局 貴局 清導丸 服之 後功

效昭彰不但賤軀得以輕快無比痔瘡消失全身的老病却改換許多真正感激貴醫士仁心仁術科學精邁絕倫也並且敝家庭各兒女試用清導丸者無不小試小驗大試大效特此致謝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清導丸一瓶郵費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 宋拓淳化閣帖

本 游相

是帖宋游相所藏用甲乙題識分作

十卷每卷後逐段考訂他本異同之

點極爲詳晰有諸名家題跋翁覃溪

學士謂此揭爲海內閣帖第一善本

信不誣也近歸新會梁氏本館用珂

羅版影印神采奕奕不差毫黍想鑒

藏家臨池家當以備置爲快

發售特價

精訂十大冊

定價二十八元

特價十八元

郵費國內四角

十四二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法辦待優界世說小閱定

凡自十四  
年曆曆一  
月起至六  
月底止定  
閱小說世  
界全年一  
份者附贈  
優待券一  
紙持券購  
買下列各  
種小說一  
律照定價  
對折計算  
全購連值  
探專號共  
六十一種  
定價二十  
七元六角  
今減售十  
元

## 言情類

波乃商傳 一角五分  
真偶然 三角  
寒中人 二角五分  
鬼土官 四角  
亞細女士別傳 八角  
青衣記 六角五分  
美人磁 四角  
雲市孤踪 二角五分  
斷淚碑 四角五分  
孤士影 六角  
斷雁哀絃記 六角

## 偵探類

偵探專號 全書四十萬字 定價大洋一元  
定月對折  
二備案 二角五分  
羅刺離風 三角五分  
名優過盜記 二角  
蛇首黨 三角

玉樓情語 四角五分  
情窩 六角  
愛兒小傳 四角  
海天情孽 一角八分  
那蘭小傳 八角  
奇女格露枝小傳 二角  
桃大王因果錄 六角  
情繫 三角五分  
地亞小傳 七角  
情天補恨錄 四角五分

## 歷史類

恨綺慈羅記 六角  
四班牙宮闈錄 二角  
不測之威 八角  
天仇記 四角五分  
亨利第六遺事 二角五分  
重臣傾國記 六角  
沙利沙女王小紀 四角  
冒險類 八角  
露中人 一元  
俠女郎 二角  
八十日 一角五分  
鐵乳調羹 六角

## 科學類

環遊月球 三角  
洪荒鳥獸記 五角  
毒菌學者 五角  
神怪類 一元  
鬼山狼俠傳 一角  
蠻荒誌異 六角  
金梭神女再生錄 五角五分  
社會類 一角五分  
雪花園 三角  
城中鬼城記 五角  
冰學餘生記 五角  
社會柱日 五角五分

## 俠家庭等類

驃騎父子 二角  
蟹蓮郡主傳 九角  
妬婦遺毒 三角  
孤露佳人 五角  
鐵血痕 五角  
海外軒渠錄 三角五分  
羅利因果錄 三角  
哀吹錄 二角  
神苑琳琅 二角五分

## 定單

商務印書館定書櫃台鑒茲寄上大洋  
自第 卷起至第 卷止  
份即請查收按期將該雜誌寄下並照章寄下  
優待定戶之優待券一紙此頌  
台安

【地址】

省

縣

具

年 月 日

# 今年的小說世界

## 一 今年的封面

今年五十二期封面，為三色版所製的全球五十二種人種圖。每期封面皆有千餘字的說明，並附插圖多張，說明該族人的風俗、特性及種種有興味的事跡。這五十二種人種之中，有的是奇形怪狀的蠻種，有的是明媚華美的美人。種種色色，皆素所鮮見。讀者看封面上的三色圖，讀該期的說明，參觀插圖，無異親遊其地，全年讀過，直如旅行世界一週。

## 二 長篇小說

今年的長篇小說已經預備的列下：

### (1) 野人記

第四種「馴獵投荒錄」(一名太山之子)，書中情節，較前三種倍覺離奇，事跡則與第三種「猿虎記」相啣接。

### (2) 奧德摩斯奇案

第五種「古城得寶錄」書中情節，換過場面，將非洲數千年未發現的密秘人種，及未聽過的奇事，駭聞一一表出。

### (3) 奧德摩斯奇案

「紅鑽石」與「白骨黃金」兩案，屢受讀者歡迎的來函，大都說：「讀奧案如食橄欖，初覺酸澀，不久即覺其清甜可口，讀後則覺其回味耐尋云。」譯者馮六先生嘗說，他譯這部書，非食稿酬，非圖虛譽，實是覺得這部書，有可介紹的價值，不但是別開生面的偵探小說，並是一部法國社會的寫生。

### (4) 科學小說

(一)「流星過客」，此書述宇宙間一最大流星上的人物事跡，種種驚人駭聞，讀之令人嘆為奇觀，然又語語根據科學。

### (5) 環遊宇宙記

(二)「環遊宇宙記」，用有統緒的故事，發明宇宙間各種行星循環的道理，及其循環的秩序，法則，我們讀的時候，只覺得是一種有趣味的的小說，其實對於「相對論」的理解，和「天文學」，在不知不覺中早輸入了我們的腦筋中了。

## 三 短篇小說

(1) 林琴南先生仙逝了，我們還有他的短篇遺作十數種，都從九卷起發表。

### (2) 秘密博士

科學短篇小說是我們今年的一件特別大供獻。這秘密博士，是一種連續的短篇小說，每篇各自首尾，歐美各國傳誦殆遍，研究科學的根據這些小說，很有些奇異的發明，由此可見這種小說的價值了。現在我們搜集了來，按期登一篇。

### (3) 短篇偵探

本社現已搜集了各種偵探小說，都是極新穎的作品，其中有一種更名貴的，是歐戰的實地偵探案。這部出版未久，即已譯成了數國文字，案中事皆真無一字虛語，也在小說世界中按期刊登。

### (4) 另一種寓言

俄國文豪中寓言大家克魯伊洛夫的傑作，經唐小園先生翻譯，並加注解，按期刊登。

### (5) 去年懸賞的小說

也在今年各期中陸續發表，這都是我國文藝界的精華，請諸君賞鑒。

### (6) 其餘各名家的短篇小說

擇最佳者每期刊登數種。

## 四 插圖與小品

今年的三色插圖現已選定，都是中外名筆。小品文字，尤其豐富，按期分登。

# 本社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二間亦酌用文言。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詳細註明，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四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五至稿載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姓名，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稿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六投寄之稿，概不照辦。但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一月內退還。但不隨件附寄隨後補寄者，概不照辦。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乙)書券。(丙)特製三色版信箋

八投寄之稿，若其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本社會未揭載後，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十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不願他人增刪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105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表費郵		表價定	
	日	國內(寄古新匯除外)	定	預
香港	五角四分	一角三分半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每冊一元二角二分
各埠	五角四分	一角四分	半年二十六册二元二角	每冊一元二角二分
澳門	五角四分	一角四分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每冊一元二角二分
各埠	五角四分	一角四分	半年二十六册二元二角	每冊一元二角二分
澳門	五角四分	一角四分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每冊一元二角二分
各埠	五角四分	一角四分	半年二十六册二元二角	每冊一元二角二分
澳門	五角四分	一角四分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每冊一元二角二分
各埠	五角四分	一角四分	半年二十六册二元二角	每冊一元二角二分

(小說世界)

# 兜安氏補藥片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每瓶洋一元二角 每打洋十二元

面黃唇白肌瘦胃  
呆少神乏力乃貧  
血致之此片功專  
補血補氣開胃健  
脾長筋骨活血絡  
有變弱為強之功